

# 文壇

北平圖書公司

文壇月刊 (新) 第九期 (總第二一號) 目錄 (卅五年十月一日出版)

文化的再生，再生的文化..... 祝秀俠 (三二三)

雙燕箋 (長篇連載)..... 魯深 (三六四)

凡心..... 施英 (三三五)

方小姐的故事 (中篇·下)..... 李若川 (三二五)

心波曲..... 梁紹良 (三三八)

室息的靈魂 (中篇·上)..... 綠野 (三四七)

抗戰與文藝..... 黃學勤 (三三二)

詩 青春的悲歌..... 歌力 (三四三)

給綠衣人..... 葉如光 (三四五)

孩子的聲音 (詩集)..... 向曙 (三五七)

病葉·躺着蜈蚣的屍骸..... 洛川 (三四六)

槍聲..... 爽君 (三四六)

春天的夢及其他..... 楊青 (三五八)

樂音與文學..... 梁恆心 (三五三)

秋情曲..... 陳容子 (三五八)

顧影..... 長弓 (三六〇)

改造性的懲罰..... 黃學勤 (三六一)

落葉驚秋話文壇..... 盧森 (三二四)

文 散

文壇月刊 (新) 第九期 (總第二一號)

主編人：張希哲 李若川 趙如琳

編輯委員：胡冰 陳子敏 朱滂

發行所：中華全國文藝協會廣東分會 廣州漢民北路七十五號三樓

電話：第一〇五〇五號

總經售：廣東文化專業公司 廣州惠愛中路二五號

經售：全國各地各大書店

印刷者：正印務局 惠愛東路四〇一號

售價：本期另售陸幣七百元

本刊：站公開，歡迎投稿！一經刊載，即致酬金：下期起文字每千國幣二千元至四千元，詩每行四百元至五百元。

內政部登記證警字第八一〇四號

備註	正文前	封底裡	封面			每英吋
			全	半	四分之一	
一、廣告先惠後登如需製版面議 二、三月以上者八折連刊兩期者九折	六萬元	七萬元 八萬元	八萬元 十萬元	四萬元 五萬元	二萬元 三萬元	每英吋
	三萬元	三萬五千元 四萬元	四萬元 五萬元	二萬元 三萬元	二萬五千元	

● 品用房文售經 ● 業事刷印切一營專 ● 局務印大正 ●

# 文化的再生·再生的文化

祝秀俠

時間在進行，人類在進行，中國的文化在走向真理的世紀。

橫逆在世紀前的巨流，洶湧的浪濤覆沒了人民的心聲，人民窒息於真理的邊沿，吸不到和平的空氣。

作爲人民的先驅——文化者羣，已深深地感受低壓氣的威脅；嗚呼的叫聲，紛雜的色素，撩亂了視聽，更迷惑了人心。我是文化圈中的一員，我爲人民呼號：文化需要再生，人民需要文化，飢渴地需要真實的文化。因爲我是生長於人民之中。

文化的力量正待我們發掘與運用，其自身亦須瀟灑的前進，殷切地企望我們剷除荒蕪，掃滅毒液，經過一次或多次的澄清；爲的是殘酷的戰爭會冀圖將人類的文化拖向坟墓，遺留下來的渣滓，却到處發酵，到處飛揚。

苦難的中國人民換過了二次的大劫運，完全認識了戰爭猙獰的面孔，體味到人羣互存的真諦；同時自信地具有力量遏止戰爭餘孽的泛濫，理解地拒絕了破壞統一，偽裝和平的宣傳，而且給予文化一種新的評價。

誠然，戰爭奪走了人民的幸福，但也啓迪中國人民的智慧，從思維邏輯上，生活技術上，理念企求上均足以證明人民的進步；尤其是在體認文化，觀察現實的這一廣博的範圍內，確已儲備了明是非，辨曲直的經驗；憑着客觀的眼睛，窺測出那個是站在人民的行列里，那個是站在人民的對面；虛偽的語言；那個是祈求和平，爭取進步的英雄，那個是玩弄火把，擾亂寧靜的罪人。

我爲中國文化的前途而呼號，更爲中國人民的精神活動而控告，必須澈底的改造，改造戰後中國的文化，必須澈底的澄清，澄清當前的文化毒汁。無論以文化部門的（科學，宗教，文學，教育……）藝術領域的（戲劇，音樂，美術，電影……）底內容與體制，戰後特無甚革新的跡象，反而由淪陷期間延續下來的却是缺乏活力的軀殼，和毒菌四溢的靈魂；比方歌唱的，表演的，吟誦的，報導的於素質上，手法上，取材上與戰前或淪陷期間的在勝利週年的現在，看不出有甚麼了不起的發展；戰前的陳貨固然吃香於今天，淪陷期中的落水伶人及荒謬滑稽的舊劇唱本亦同樣地賣座，荒謬絕倫的神怪小說較前也並不遜色，會爲敵偽歌舞昇平的唱詞歌本一樣地樂於於耳，再如禮拜六派蝴蝶派低級趣味的東西又在重新抬頭，充斥於街間的連環圖畫也照舊的流行，造謠惑衆的書報讀物還在日漸復活……這些足以危害人民思想生活，阻礙中國新文化的誕生的惡劣現象，作爲文化人的朋友豈敢置若罔聞，孰視無睹呢？因此，我們實有必要堅決地爲中國文化的再生而戰爭。

我們戰鬥的方向，應以改進人民生活爲依歸。人民的聲音正是中國再生的文化的內容，中國文化發展的準繩則爲人民的眼睛。在這里，我謹提供兩點意見。

第一，承襲寶貴遺產，改良舊制作風。具有悠久歷史的中國文化，幾千年的傳統，正是形成中國文化渾厚廣博，古賢先哲的遺訓立言，既輝煌如往昔，尤燦爛於未來。現今無疑的需要我們這一輩子孫承受列祖列宗遺留下來珍貴的財富，加以取捨，加以潤飾。舊體制，舊作風，實應運用揚棄的手法，逐步改良，逐步昇化，利用舊形式由抗戰至勝利，由勝利以至今日仍可發展中國文化途程中的重要課題。民間藝術永遠屬於人民喜愛的文化，這顯然是人民生產勞動的聲音，外形固乃原始而陳腐，表現尤其是古代的生活，然而，它對人民影響至大，印像至深，不此我們必須做一番整理修補的工夫，自各種角度（教育，輿論……）予以針砭，予以獎掖，使之蛻化，使之變質。

第二，學習進步科學，創造新型藝術——中國固有文化誠屬淵博，然而，學習進步科學，吸收歐美文化恰爲推進中國文化的助力，一可以相互觀摩，二可以增進友誼，我們不能固步自封，我們不能再抱缺株守，古董雖然雅玩可觀，實用則不及西洋科學，建國事業行將開始，尤須仰賴實

科學。同時自身努力創造新藝術亦為迫不容緩的工作。在中國人民熱烈參加抗戰中，也會奠定了新藝術的基礎！且獲致廣泛的效果，單以文學作品來說，委實反映了時代一面，出現了不計其數的創作者及優秀的作家，間或也犯着一種通病，大多陷於質素的貧乏，技巧的生硬，由於一般文學工作者苦於抗戰偉業而奔馳於槍林彈雨之中，或者側身戰鬥的機噐，無暇考究作品內容的開拓，技巧的琢磨，因而招致人們的非議，指斥為抗戰八股，批評為差不多，這也是毋庸置辯的事實。今天，抗戰勝利了，一般作家們又負着行囊走向四方，迎接未來的成果，或將舊作推藏，否則重新創造。建國事業是一條遙長的道路，艱苦的重負，創作題材無疑是富有建設性，多面性，革命性，而且豐滿的，完整的，深邃的，一種新型的時代藝術，一種現實的偉大文學。

其他的部門，也應該依據建國的需要，人民的熱望，開揚中國的文化，創造新型體制，以求民主憲政的早日完成，人民生活的積極改進。這是中國文化再生的遠景，我們戰鬥的方向。

九月廿四日

### 葉落驚秋話文壇

由於本身沒有印刷所，過去本刊付印的原則，一是尋求低廉物美，二是順乎朋情，三是能定期交貨；上一期也就是在這個原則下，很早就交稿付梓。交到教育路一家招牌命得堂哉皇也的印刷所以後，料不到那老板是「牛皮寫字也不靈」的，始而磨，繼而拖，迫到沒辦法時才轉交一家規模相具的小店裏去承印，「整鎖領耗」不消說是「大工夫」，所以結果延期一週的日子，浪費了編者幾及半月的時光，和幾毫無可抑止而暴發的怨怒。

時光易過，上期才聞秋聲，而現在已有許多樹木驚秋而落葉了。

最近爲了印工要求資方加薪得到勝利，復因外灘高樓的刺激，紙價飛升，因此，加到本刊頭上來的印費已逾一倍。過去，每期加價，編者都不想嘍叨，因爲讀者們和我呼吸在同一的時間同一的空間，用不到嗚嗚呼哀哀痛痛地訴述命運的不幸，祈求施捨些無補於事的同情，所以，淚向心流，噤口不提，讓不深明我們艱苦支持的人以爲能按期出版總有辦法。津貼、敲詐之類；讓那些以爲每期提高定價，利潤必豐的人去眼紅，去懷疑，去交頭接耳，去批評虛索包辦，要不得，豈有此理！

編者聽了這些閒是非，心裏好生快慰，因爲我來自農村，常常聽見勤勞刻苦的弱者這樣呼籲：「荒田沒人耕，耕了有人爭」的。在村中不少土豪劣紳，在都布上當然更多官僚政客；而在文壇上，亦必然有不少儘可終年不寫一篇藝文的作家，不讀一本文藝作品的編者，甚至斥寫小說爲風流野史，叫「詩人」譁爲「屁人」的文藝工程師，指揮官，他們高踞於文壇之上，驕驕踴踴於文林。這塊文藝的曠地，今天得到他們的賞眼，自然是光榮的事；他們跟蹤，自然是在他們的心目中認爲是膏腴之田了，既然有人認爲是膏腴之田，雖然在在編者主觀上認爲還是荒地，而在客觀上是多可快慰的「被認爲」啊！

這一期支出幾及百萬，正担憂將臨死物價高樓之際，忽就有人效楚子而問鼎，現在編者可以代答：楚子先生，文壇並不是寶鼎，輕重是儘可以問的，現有鉅資，不勝本期的支出，如果以文化鉅商，或文化販夫走卒的暴發戶的眼光看來，負責者應該要下野，因爲從本年一月到現在，物價高漲至五六倍，而文壇還沒有經營到三百萬元以上，這是應該自愧不如，自認爲低能的。

說起來，從復刊到現在，編者從未支取過編輯費，亦不敢有用一個職員，——只憑好友熱情的幫忙和協助，我會對一位朋友這樣說：「你是文壇的生母，我是文壇的乳媪」！可惜，恩人甚少，聞難而暗喜，聽病重而希望壽終的人太多太多了。結果呢，爲了期望的讀者估數更多，故可以支持到現在。而今，隨秋風剛乍起，看落葉又悲鳴，這種不正常的時代環境，不可捉摸的人心，真使本刊編者如老鼠跡落油缸裏，——一重歡喜一重愁嘍！

現在，冷言固多，却凍不僵編者更熱的血，暗礁四佈，必鑿開一道而過往，只望相識未識的作者繼續惠稿，當這取內容有血肉，有靈魂的專與讀者見面；更望載歌載舞的讀者加入自由定戶，或多多介紹親友訂閱！因爲本刊的土壤和肥料不是官僚政客而是許多作者；本刊發榮滋長亦不是文化巨商暴發戶，而是讀者們的雨露和陽光嘍！

盧森 九月二十五夜

# 紳作篇方小姐的故事

李若川

「也許現在你就有這種感覺。」  
「我這個人很孤僻，不善交際，我知道我將來一定很窮，甚至一輩子都不會發財！」

「我以為你付什麼？這些不相干，我的父親有許多生意在香港，將來你可以幫忙料理；同時我們是有能力出來社會做事。」

「你既然不會後悔，好哩！我們現在對愉園的人應該怎樣表白？」  
「你真傻！我們將來再一步的演進下去，不是我們最好的表白麼？」

他俯到了一塊農作物的枝葉蔭處最濃密的地方，她站住了，低下頭來，用指尖輕輕地撫着那嫩嫩的幼苗，他把他的身子更靠緊一點，伸出右手去攬抱着她的腰圍，嘴將要依偎到她的額邊，才輕輕地說：

「來，給我一個……」  
她很馴順地給了他一個深長的吻。

「會不會成爲事實，問題就在你的身上。」方小姐說完，帶着詫異的眼光向他望了一下。

### 三

黃昏——是一個星期六的黃昏。

西天與暮山嵐的夕照收斂了最後的一縷餘光，暮靄就好像浪濤似的從無垠的空間洶湧過來；看着曲江城被它淹沒了，帽子峯被它淹沒了，東涌壩被它淹沒了……

到了暮靄漸漸濃密，愈能看得出那早已懸掛在中天的上弦月的清亮的銀光；它平均地傾瀉在田野裏，裝飾得一個完全透明的夜。幾隻倦遊的歸鳥從遠方飛來，未幾想留連於這幽美的夜色，在暮靄中兜了幾個圈子，又拍着翅飛去；大地給它們播撒了一個倉皇落莫的影子。  
一陣涼風吹拂過來，給靜寂的田野掠起一陣蕭瑟的響……

愉園今晚是特別靜寂的。曉五和朱督學去找他的同事，葉小姐又去找她的女朋友，他們就就出外去了。祇剩下方小姐一個人在看守。靜寂的時間好像使她的情意無法安插，她搬出一張竹椅子在走廊裏坐下，她這樣靜靜地坐着；兩腿伸得挺直，靠了欄杆，下半截寄放下來；頭部又有點垂，金鋼身軀彷彿一個魚釣的形態。她又用手托住她的腮巴，有時每久不動一下，就讓吹來的涼風弄她的頭髮。等到她的手托倦了，才又懶洋洋地仰起頭來，眺望一下那明麗的月亮。看她的意思，好像有所期待的樣子。

她期待得沒有好久，靜生慢吞吞地來了。自然的，她是來演奏每天最後的一「步」晚曲呀！

由於她的身子背了走廊的出入口的地方坐着，靜生來了她也不曉得。他蹣跚地輕輕地踏上臺階，將近走到她的身旁時，彷彿蜜蜂發人的姿態撲過來。等她聽得臺階發出腳聲的響聲，正想掉過頭來望望，但已經被他的手掌蒙住了眼睛，她要掙扎也不成了！因為他知道當然是靜生，所以就半喜半嘆的帶着黃鶯的口吻說：

「你，你，你幹什麼呀？」

「我幹把戲，你看，你看！」靜生依然還沒有放開他的手。

「嘿，原來你拿我當把戲來玩，好噠！好噠！」他一邊從椅上跳起來，一邊盡力推開她的手掌。

「你又太敏感咯！你怎樣把我這一點兒當作開玩笑的動作牽連到你的問題上去？」

靜生依舊兀自站在臺板上，但態度陡然變得很莊嚴，說完靜着眼睛盯住她。

「你們所有的男性都是這樣，我估你不是老早就存着這點心麼？」

「你太小氣，而且沒有理由，我不和你爭論了。」他忽然轉過了頭，「曉五和老朱呢？」

「統統出外去了！」

「他們確實有事要出外，還是特別讓給我這個機會，待我來演奏今天最後的『一步』呢？」

「誰曉得他們是不是有事，他們一吃過晚飯就溜出了。」他們的臉上泛起了淡淡的笑容，「一下子好像換了個話題似的，笑着說下去：『連你自己都說是來演奏晚曲，倘若他們聽見了，又要製造許多笑話來哩！』」

「我不怕他們笑，假如是屬於善意的笑！」

「怎樣才是善意的笑？」她這句問話簡直從笑聲裏迸發出來，接着他還怔怔地朗朗的笑着。

「聽呀，這是可愛的人兒的笑！還有，」他稍微仰起頭來，「在如此良夜，月兒在笑，還有，」他的頭恢復了原來的姿勢，「涼風在空中笑，花兒在田野裡笑，這些笑，一切都是善意的，而且快感的！」

「詩人眼裏所有的意象都是美的。詩人喲，你也應該笑了！」

「我當然要笑，笑得比你更響朗，而且比你更深邃！不過這是無言的笑，你能够理解嗎？」

「那末，你很喜欢今晚這個良夜，和這個幽靜的環境麼？」

她看見譯生坐落她前坐過的那張椅子上，她率性走到廳裏搬出一張來，換到跟他身邊很近的距離坐下，

「當然，如此良夜，最難得還是我們小姐要來一番最忠誠和最動聽的話——算是我們今晚相會的揮曲呢！」

「什麼話呀？」

「詳述你過去的戀愛故事」

「那末你也要說。」

「你先說了，我再說吧！」

一陣透心的涼風颳過來，她深深地呼吸了一下；隨着她的情懷也彷彿被盪漾起來了！她把自己的椅子輕輕地移動一下，這可使他和他的身體更貼近了一點。這樣大家沉默了片刻，還是她拾起頭來凝視那漸漸爬高的月兒，跟着又輕輕地呼吸了一下；這一呼吸好像提起她的精神，她用着特有的柔媚的態度，和衷情而調協的語調，幽幽地彈奏着她的過去的戀曲。

方小姐第一個愛人就是她的表哥。她在香港一邊讀書，一邊便和表

哥發生戀愛！後來經過相當時日的累積，彼此已體驗到認為適合自己的理想的對象的當兒，便私自訂下了婚約。那時抗戰發生不久，她的表哥是一個愛國青年，他目睹祖國空軍人材的缺乏，便立志要回到祖國內地去投考空軍。由於得不到父母的許可，他便潛逃回國，就涉回內地。後來果然投考了中央空軍學校第X分校。在這裡，方小姐更費了一番唇舌，來描述她這位愛人怎樣的勇敢，剛毅，怎樣的英俊，有為等……他在學期間，他和她的音書往還，都保持了非常的密度；他時常不怕功課的繁忙，和時間的緊迫，把所看見和想到的許多事情，都寫在那各色各樣的稿紙上，一張一張地寄來告訴給她。好容易捱到畢業了。他第一次練習飛行的成功，也來信對她說出他的興趣，觀感，和希望的種種問題。當然的，蘊藏在她那顆期待的心理的希望，也跟着這位飛將軍的地位昇高了！他幻想着將來婚後生活的美滿，為國家服務的光榮；隨後他還經過第二第三次的飛行，他也把每次不同的經驗和觀感告訴了她。他的意思以為再服務一個期間，便好請假回來結婚。不料就在第五次飛行，奉命去參加皖北某一次戰役，臨陣助戰不久，他的飛機被敵人擊落，這樣她的表哥和未婚夫便壯烈地殉國了！當時她自然是無限的憂傷和難過啊！

方小姐感受了這些刺激之後，有一段時間拒絕和男性交遊。久些由於朋友的介紹，她也逐漸認識了許多個。那些她不歡喜的！她認為不是自己理想的對象的，早已運用着她的應付男性的手腕揚棄了！如今祇剩下僅有的兩個：一個是在重慶，大學土木工程系畢業。這時在政府的實業機關受職，每月的入息還很好，對方很歡喜她，每星期總要由航空寄來兩封追求的信；但她不大高興他，因為嫌他年紀太大！——比他長了十年以上，她心目中一交上了差不多年紀的人，總會喪失勇氣，老是暮氣沉沉！她還年青，和這些人是合不來的。所以儘管對方怎樣寫求信，總是挑不起她的心事。其次的一個是在連江口，雜牌軍校出身，如今充當了連長。這位軍官帶過許多錢，而且手頭很闊綽。舉止也很溫文，如果他卸除下軍服，任何人也看不出他是軍人出身。他也曾寫求愛，她對他也有了表示。方小姐說到這裏，再在措辭上渲染一番這位連長的好處；怎樣肯用精神與物質兼備來維繫她，對她的生活，對她的求學或





後來經過多方面的推想，她果然答應了。

「老張請你喫糖，你喫嗎？」她氣味地衝進靜生那個機關的職員宿舍，忽然說不掉的作風對他說。

「老張叫我喫糖，真你來請麼？」他帶了驚愕的口吻反問着。

「老張請，我都不想來，不過他偏要我來。」她侃侃地解釋着。

「老張請我，讓你的外交成功！」靜生綁結好了鞋帶，霍的從牀上跳起來。

因為去喫糖，他備在途上的話題牽涉到廣東中區一帶的人要新婦，新婦是否真壞，全視乎有沒有燒雞喫的事情來。方小姐講了這是封建時代的遺風之後，接着就報告不久以前她看過這樣的一幕悲劇：

「有一位女朋友，不知因什麼緣故失了貞操。但適要租一個男子結婚。在他們的戀愛期間，她沒有預先向那男子剖白，臨到結婚的前夜，儀式準備妥了，酒席擺設好了，人客也來請定了！她才偷偷地對那男子說：『當時男子沒有絲毫的表示。等到第二天舉行結婚禮時，人客來齊了，那男子竟宣佈解除婚約，說那女子已失去貞操，並罵她做淫婦，罵罵了之後還作惡起來，把宴席上那些盤盤碟碟之類打碎得精光！這時那朋友又說：『當堂臭不成聲的趕了出去……』」

「你那位女朋友為什麼不預先對那男子說個明白呢？」他感覺這話有點傷感女性，忽然變更了語調：「但那男子也太蠢了，不給人留點情面！」

「中國人都是這樣：所謂時代青年，所謂前進份子，也還在倡導處女至上論，凡是失去貞操的女人，總是要不得的！」她感憤地申辯着。

「這是中國社會的一般道德觀念。」

「你問一下你，」她將要說的話吞了下去，但又覺得非常鄭重似的，不得不提起勇氣再把它吐出來：「假如，——我這個假如，自然是一種假設，你別以為真的！假如你將來要一個太太，結婚那晚才發現她已不是處女，那你將怎樣？」

「我原諒她，她之所以失去貞操，自然有某種苦衷的原因；同時她過去還不會專屬於我。試問以後她對於這種行為絕無的忠實。否則我就不能原諒！」

「真的？是呀，這才是新時代的戀愛觀呀！」

這一刻，他備的心都有一種迥然不同的感覺。女的彷彿被小搖籃二眼刺心的鑰針，男的彷彿被人摸來一隻試探的魔手。

方小姐的身材近來有點異樣了：從後面看，臃腫的腰圍被包在窄窄的衫子裏，活像一條將要爆裂的寒素線，臀部又有充分的發展，所以走起路來顯得更厲害，從前面看，那兩個乳房達到高度的膨脹，使得乳頭好像黑雲似的袒露出來，尤其惹人注目的還是那個橢圓形的臍子，在她怎樣用襖帶結子來收縮，可是它挺凸的厚形依然穩穩在襖的前面，……她這種生理變態的顯現，招來了愉園同住們的許多談話資料，由談話變為奇蹟的發現似的討論着：

「她胖了呢！」

「胖？人命呀！」

「大概不會吧！」

「不會，兩個月以後你看！我敢打賭！」

這些話冷冰冰的錯落地投射到方小姐的身邊來，向來自稱感風塵凜凜而又所謂指揮莫敵的司令官，忽然被這些話所攻倒！她病了！她病了！她整去躺在那張竹素的牀上呻吟着。她頭暈，全身發燒，手腳酸痛，胸部作嘔，肚子也發痛……這時節，她的妹妹做了她的應酬的看護，她鎮日裡不想進食，也不想多說話。

靜生來到她的房間探病時，看見她沒有說話，也感嘆地嘆息：「張椅子來靠着她牀前坐下。」

「會兒，她有氣無力地嘆着頭暈，當靜生的手在她的額角撫摸過之後，她又嘆着手腳酸痛，他依然照着手撫摸過一遍。她曉得這「會兒」等於某種權威的號令，很相信可能使對方發生一種有勁的動作。因此她又嚷着第二次，當他的手觸及她的肚皮時，他的心便住了！他依然撫摸到了奇蹟的證據：她那凸出來的肚子不是一隻軟塊塊的肚臍，而是在薄薄肚皮裏面包藏一個又硬又實的東西！他全神貫注到它了！爲了這原因，他的手在她的肚子面停留了特別久的時間。

靜生走了之後，小方小姐趕進房間裡來，她就帶着沈沈的語調喃喃：「阿妹，你去，你去買點酸東西回來給我吃，若也好。壽頭也好！」

「什麼？你還好吃酸東西？」



是的，我喜歡吃，我須要吃！呀！你來，我對你說，「她把雙肩擡了二擡，從床上翻起來坐着，把燈蓋放得再沉些。」我有小寶寶呢！」

「那末，醫生呢？你告訴他沒有？」

「本醫科不越過他是能醫的，是公斷難醫的，如今在連江口，當連長

的。」

小方小姐的嘴邊展開一層極細極細的粉霧，透出了般的奇景。

四

醫生實際上是一個幽靜的環境，從職員宿舍裏搬出來，在機關附近的某處，與南公路交叉點的低窪地方，暫為租了一處房子來居住。

他這而大就搬來兩方面的諒解，在機關和他的朋友的心目中，以為他和方小姐快要結婚了！你看，他租好房子準備來度蜜月；但在方小姐的推測中，聽說他從前與她經過過，而且本本從遠方到這裏來，你看，他租好房子準備來同居。

於是方小姐憤憤了！她這一次憤憤是無可抑制的，而又比任何一次都要沉重的，這是由她自己的主意，另擇定一個時間和地點，邀請生來作他倆之間的關係來定性的談判。

「你別能這樣，太對不住我！你破壞我的名譽，你損害我的……」

「我怎樣對不住你？唔，破壞你的名譽，還有，損害你的什麼？」

「損害我的名譽！總之，我要你負責！」

「負責什麼？」

「負責我的一切的責。」

「好笑！這問題未免太大！我明白你的意思，唔，近來他們許多人聽了你的閒話，大概你也聽了不少。我希望這些閒話到底是閒話，不會演成嚴重的事實，假如成了事實，那麼你也要我負責這個責麼？」

「不負責，請你來和我談談。」

「是呀，我願與你在談談，却沒有過要請的範圍內最深入的一步行動，你備不備？」

「不，我又來問你，你是不是一已經結過婚？如今另租房子來住，不是準備搬去本家同居？」

「我坦白地對你說，婚是結過的，不過目前沒有太太，我的租房，尤其不是準備搬去本家同居。」

「結過婚還來談戀愛，你是騙子！」

「唔，我又來問你，看情形，大概他們許多人說的不是閒話吧！你不是有了丈夫，是不是一邊和人家玩膩了弄大肚子？一邊又來和我談戀愛呢？你是騙子！」

「騙子！」

「騙子！」

「騙子！」

跟着這種無結果的談判，他倆之間的關係決裂了！跟着這種無結果的談判，方小姐突告失蹤了！她到了那裏？沒有一個人曉得清楚，連她的妹妹都是茫然！如今他的房子祇剩下小方小姐一個人住着。偷國少了一個她，正如有了新秩序；又如得到一個好晴天，過着極其平靜的日子。

這時期，醫生照常到機關來坐談。他那顆被賤價的愛情所傷透的心，已經蘇醒了！他覺得爲了一個這樣濺刺無恥的女人，而垂垂了負有悠久歷史的單純的友情，是非常不應該！他如今帶着無限內疚的心懷，來向朋友們表白他和方小姐決裂的經過，並希望以後重新締交他們的友誼。

經過醫生坦白而詳細地說過之後，向來不敢在他面前傾吐半句的，對於方小姐某些人格上屬於穢惡的瑣屑的行爲，來一個盡量的檢討和評價。於是你一件，我一件，簡直成了法庭裏的告狀。

老譚說他每次差不多發現到，他和他們拌了嘴，大約無處發洩，就走到廚房裏對人阿科喃喃地說，這自然是說他們的壞話！那不是太好笑麼？一個屬於主人之一的人，來挑撥僱人和其他的主人發生仇恨！

「朱警說說共同進膳時，她到底是女子，食量自然不會比男子強，但她以爲大家同樣納伙食費，她因食少而不够本，就不甘心！所以時常掙開大大的筷子來又繼，而且揀那些好的最先又回飯碗裏去。有幾次食飯更少，她就用碟子盛起一大碟來，端到自己的房裏。她說留下來「消夜」但她却沒有喫，祇讓來餵了老鼠。」

「唔，五餐了！一下嘴，那兩個稍長的門牙又露了出來，才說下去。他說她大約怕不黑，夜間不敢出外小便，但他沒有錢，又沒有多少一個臉盆

不是準備搬去本家同居？」

「我坦白地對你說，婚是結過的，不過目前沒有太太，我的租房，尤其不是準備搬去本家同居。」















蘇茲萊斯在他的拉奧達米亞(Jadama)裡把希臘戰士在臨戰時的爭先恐後俠氣，繪影繪聲地翻書出來，詩人雖然在描寫某一個戰士其實這  
樣的俠氣是希臘人一般的理想，從小以來，他們的心靈深處早已蘊蓄着，胸養着這個念頭，牠已是他們的第二個生命了，神已先行警告他們：誰先  
抵達敵人的岸邊，他馬上要死，但蘇茲萊斯把戰士對於這警告的感想這樣表達出來：

風已如願地括起了，我于是向着

還是沉寂的海，把神諭阻玩，斟酌；

好，要是沒有更老練的來領隊，在這千艘軍艦中，

我決定把我的船頭當先

去碰擊敵人的岸邊；

頭一個把碧血去給特魯伊的沙染紅，

然而，嬌妻，當我想起你的損失時，

真苦！我時常覺得真是苦楚，真是！

我的記憶太癡情地掛念着你啊，

掛念着在塵世共享過的歡樂，

和一齊開過的幽徑——和那些清泉，鮮花，

和會計測過的都市，和還沒落成的殿閣。

可是觀望就使敵人叫喚：

「瞧下他們顛抖——他們的陣容多麼高傲，

但兵員百萬，沒一人敢來拚命。」

我的靈魂立刻把這個羞辱掃清，

往常的墮落會在心頭重現，但崇高的理想追求，

在動作上具體化了，使我終於得救。

(未完)

## 凡 心

上

陰沉。

斑斕的金光，顛巍巍地，隨

着佛堂中的燭光跳動。

暗黑的，光明的，金黃的，

灰白的光線，在零亂地飛舞，正

如有赤裸裸地在空中徘徊的天使

，向人間散着幽冽的仙花。

——這仙花有神秘的瓣，

肉感的香，

色情的蕊，

頹廢的美。

如撒開了的天羅，正緊緊地

罩着人間每一個小空隙，每一處

小角落。

夢底精靈輕輕地飛了出來！

帶着霧一般的面紗，金絲編

織的長長的衣服，闊綉子如張開

了的翅膀。

又輕輕地落在月明底身上。

正如黑暗裏的幽靈，月明的

臉上也帶着霧一般的而紗，令人

起隔花人遠的遼闊的遐想。

正如黑暗裏的幽靈，月明底

那一身上也穿着夜一般的長袍，

## 花 葉

令人起飄蓬何處的人世的哀憐。

神秘的瓣，

肉感的香，

色情的蕊，

頹廢的美——！

正纏繞着她底靈魂，漸漸地

抱着她底靈魂，

在身上搖，

在空中盪，

在火焰中顫，

在金光中跳動。

每一縷光線是一種相思，每

一縷光線是一種情絲，每一縷光

線是一種愛緒，在空中零亂地穿

插，編織，構成——月明披上了

這超人間的外衣，讓靈魂沉浸在

靈與肉的幻光中。

幻光中，月明底眼前展開了

靈的世界。

一輪明月從大殿上降下來

，月明底眼中映現出了愛的天使

陽光編織底衣裳，

雲霞的帶，

月亮的冠，

北極星的眼。

伸出了像陽光一樣溫暖，像

象牙一樣滑膩，像白玉一樣瑩潤

的手，輕輕地在明底額頭，撫摩  
遍了她的全身。

然後又輕輕悄悄地消失，只  
留下一陣眩光。

月明不知不覺地把雙手合在  
胸前，微微地彎一下腰，黑長袍  
底邊露出兩隻腳在貼地懸空。

「我佛，你慈悲吧！」

是使風苦雨的寺鐘聲，

是使風苦雨的寺鐘聲，

是使風苦雨的寺鐘聲，

是與離別恨相倚伏的心聲呢

！

那憎恨的化身，那愛慾的化  
身，那滿帶着恨和愛慾的言語  
，又一次像呢喃的梁上燕般在她  
底耳邊輕輕的逗引她底凡心：

「你嘛，你成就了幽期密約

！

萬馬的奔騰，踏上她底心窩

八月的江湖，湧進了她的憤  
懷。

在薄霧上跪下來，顫巍巍的  
金光映着月明底顫巍巍的臉。

「難道真如空谷的幽蘭，把

終身埋盡在這深淵的青紫紅魚底

富中麼？」

佛法的邪說在她底耳邊輕輕

地誘惑。

「你底底七寶光明世界，都

只有靈識淨化的才配到去的喇！  
佛門底護法靈識底耳邊幽幽  
地嘆息。

有一星猶疑的灰白渲染了她  
底臉。

猶疑在吞蝕着她底深心，

猶疑在吞蝕着她底慧根，

猶疑在吞蝕着她底相思，

猶疑在吞蝕着她底靈魂。

仰面望着金碧莊嚴的偶像，

那是千萬的淫慾諸佛底法身，

正用着森然的高傲，偉大的慧眼

，要看透月明的內心。

月明深深地埋下頭來。

無比莊嚴的丈六金身在月明

底頭上增長……

顫巍巍的金光，像靈光的照

射，在加強……

金身在壓縮月明底軀體，金

光在震盪她底凡心。

一片黑暗，又一片更深的黑

暗。

像貓一樣，月明俯伏在黑暗

底淵淵中顯得美樣的渺小。

在黑暗當中，憎恨和愛慾的

化身又彷彿現在月明的眼前。

是神秘的鏡，

是肉感的香，

是色情的蕊，

是頹廢的美……

如做錯了的天羅，又緊緊地

捕捉住月明底飄忽的心緒。  
——帶着嬌羞俯視一下四肢  
發然的肉體，在銀灰的月色中發  
亮。

有秋虫的低吟，

有夜鼻的啜泣，

有秋風撲着簾櫳，

有秋聲震入耳膜。

然而窗內也有着：

春天的溫情，

春天的顫抖，

春天的溫情的顫抖的低喚

呢。

「月明妹。」

這飽含着憎恨和愛慾的音調

，在搓揉她，撫慰她，擁抱她，

折磨她。

然後，又跟着圓月的月亮悄悄

悄悄地去了。

十六，月兒瘦了呢！

十七，月兒更瘦了呢！

這去了的人兒還能像月兒一

樣重來麼？

月明也憔悴了開在頰上的嬌

紅了。

愛的天使在她底耳邊輕輕地

嘆息着。

「我佛，你慈悲吧！」

月明把雙掌合在胸前，低低

地埋下頭去。

佛前底琉璃有着點點的幻想

的精調，伴着那鏗動的梵唄，  
映着莊嚴的佛臉。……

中

從幽夢中回到人間，月明底

耳邊正响着遠處樹林中梟鳥的

淒厲的夜鳴，在一聲聲地撲擊着

簾櫳，撲擊着耳膜。

帶着預料不祥的顫抖，月明

舉起星星樣的發亮的烏黑的眼珠

，溜過這小小的黑暗的房間。

真蹟無聲，

小油燈半滅半明，

月亮穿透窗櫺，

是半明半暗，近乎幻想，近

乎恐怖的情境。

牆壁會有耳朵麼，桌椅會說

笑人麼？棉被會欺騙人麼？夜魔

石靜靜地微笑麼？

按住跳蕩的春心，月明在輕

輕地恥笑自己的無知而可笑的幻

夢。

「我佛，你慈悲吧！」她還

彷彿夢中祈禱的聲音。

「佛真會管這些麼？色即是

空，涅槃三世，六根俱淨，四大

皆空的佛會管這些麼？」她自己

對着夢中的自己微笑着。

浮雲遮掩了月色，

小油燈底光線在黑暗中低低

味。

桌鳥的叫聲還約約的傳來，幽暗罩在月明底心頭。

孤獨，淒涼，紙張發響，迴響，迴響，在不安地發響，迴響。

……一隨風格格地搖撼窗框，只有月光與影射又搖撼了月明底。

夢遊般，月明底眼淚翻起，站到窗前。

對面鏡像清澈涼沁大的月亮，翻開她底幽靈的心頁，那金色的心頁，隨風飄揚，涼沁沁的銀光，在閃閃發亮。

舟中的桂樹還依稀隱約，樹林中正瀟灑着恐怖的黑暗。

秋風在低低地跟落葉訴苦着。

翻轉，翻轉，正如一個月前的一夜嗎？

然而，今夕，却少了夢中的

荒涼，寂寞，感傷。

如不可見的絲線織入了月明底思緒。

眼前，展開了回憶的

在小窗前，帶着岑寂和幽

望望着飛鳥的行踪。

在小窗前，偶然見到健壯而

充滿着粗野的美感的他。

在小窗前，省識了那是鄰居的青年人。

在小窗前，交換了微笑，話

在小窗前，交換了微笑，話

在小窗前，交換了微笑，話

在小窗前，交換了微笑，話

在小窗前，交換了微笑，話

在小窗前，交換了微笑，話

在小窗前，交換了微笑，話

在小窗前，交換了微笑，話

在小窗前，交換了微笑，話

在小窗前，交換了微笑，話

在小窗前，交換了微笑，話

在小窗前，交換了微笑，話

在小窗前，交換了微笑，話

在小窗前，交換了微笑，話

在小窗前，交換了微笑，話

在小窗前，交換了微笑，話

在小窗前，交換了微笑，話

在小窗前，交換了微笑，話

在小窗前，交換了微笑，話

在小窗前，交換了微笑，話

桌子上的小鏡中，窺見嬌紅的雙頰，開着迎風欲放的玫瑰花。

一種迷醉瀰漫了她底意識的境界。

她又一次抽出輪在抽屜中的

遠方來信。

紅簽封在長途中變了顏色，紅條箋在長途中溶成一片淡

紅。

黑字跡在長途中磨損的模糊

然而，映在她底眼前的，是

一顆清晰透明的晶心，

有男性的氣息，

有男性的鼓勵，

有男性的催迫。

在這變色的信裏，載着他不變的初心。

在這一封字跡拙劣，許是出於別人代筆的信裏，傾瀉着聖潔而坦蕩的感情。

申訴着他到了遠方，申訴着他底生活，申訴着他底孤寂，申訴着他對於月明的熱望，申訴着他對將來的憧憬。

每一個字，引起了月明底一下心跳，

每一單句，引起了月明底一下顫抖，

每一小段，引起了月明底一下搖蕩，

每一聲呼喚，引起了月明底

一下暈眩。

她忘記了仁慈的師傅，忘記了神聖的教誨，忘記了佛法的莊嚴，忘記了佛境的靈妙。

眼前展開了愛底田園，

神秘的舞，

肉感的香，

色情的慾，

頹廢的美。

心中燃燒起愛底熱望，漸漸地和着底來信的旋律，形成了心底共振神底共鳴，翻捲起意識的旋風，揚起了奔騰澎湃的萬丈

精濤，終於完全吞沒了她自己。

下

陣陰霾籠罩在覺底底鄰人的心頭，許多人在惋惜那楚楚動人的白蓮花般的月明失蹤。

在惋惜中，偶然也流露一兩句批評。

「到底年紀青青，出不成家的。」

「沒來歷的女孩子，原就有點古怪的呢？」

然而，月明底師傅却沈默着。

月明底私奔引起了她底從前夢魂的重溫，引起了她底心冷齒寒。

驀然間，深處的響聲。

一種難堪的寂寞籠罩了她，

昏眩飛揚，一兩聲輕聲的細語：「月明，你好……」

# 心波曲

梁紹良

梁燕飛終於復員歸來了。

從軍一年來，他的確是「乘長風破萬里浪，……」的一名戰士。

他曾在一個偏僻的山城，當着鄉村的小學教師。那種舒適的，所謂「清高」的生活，在他却感到非常的甜蜜和滿足。他還年青，走出校門還沒有幾年呢。

說起他的身世，連他自己也有些渺茫。

在山城教書的時候，他寫過一首詩：

「說我沒有家——我却有家。

我是飄零的浪子，

我底嚴慈的父母已在九泉之下……

x x x

人事的變幻，我看得

如雲淡煙蒼……

一切矛盾中生長，一切矛盾中滅亡」

當他還不懂得什麼的時候，就跟着一個受盡風霜的母親，在南洋度過了他的童年。他的眼前就只有一個母親；沒有父親，也沒有兄弟姊妹……

那是嚴慈的母親呵。他是母親惟一的天地，惟一的生機；她用盡心血栽培他，管教他，疼愛他。

「母親只有你這一條根呢。母親一生的苦難，只有你能够安慰……爲着你，母親才活

着呵！」

後來，他纔知道他是一個遺腹子，母親因爲受不住家人的欺侮和侮辱，一氣便跑到了南洋，靠着她兩個弟弟——他的舅父過活。

十二年就這樣過去了。

母親死了。

舅舅把他接了去。在新加坡讀了兩年的小學。

學。

一般無聲的，宏偉的暗流，正在世界的脈絡中運行。變幻的風雲，在警告着人們即將有暴風雨的來臨。舅舅爲了「託孤之重」，便將他跟着舅舅送上了「一隻破舊的大輪船！」

這樣，他就回到了祖國。

八年來，歸國的燕子，就跟着祖國在這苦難中長成！

在一個「山城秋老」中，他開始踏上了茫茫的生活的征途。

他的堂兄在山城的縣府裏當會計主任，他便在那裏做書記。

於無數的文稿和數目字中，他繼續地寫上了「人生」。

——他在冷落的街頭，

徜徉在紅葉飛舞的青山，

鏗鏘激盪的橋畔，

腳踏深幽的溪澗，

聽潺潺細語的寒泉……

他懂得了許多人間的意味，大自然的秘語

然而當他回到辦公室裡，他又看見了一條隱隱的，崎嶇荆棘的路，那上面沒有青葱的草木，沒有帶着朝露的鮮花；只在荆棘的下面，掩藏着無聲的罪惡。

一顆純潔無瑕的心，開始打上了「人間」的烙印。

在一個勾心鬥角的場面中，他隨堂兄調到別一個古老的山城。

爬峻嶺，過寒泉；風沙僕僕的旅途，正象徵着人生茫茫的行脚。

他們到了別一座的古城。

他鎮日坐在辦公室裏，把頭埋在公文堆中，他只能看見一條隱約的，崎嶇荆棘的路，沒有青葱的草木，沒有朝露的鮮花……

雪白的西牆，爬上了斜陽的羸影——悄然地逝去了……

身外環繞着昏黃，看着曠野的烟篆在不斷的空中徐徐上升……



但是現在他寫不出什麼。

只在行行的公文紙上，縱橫地寫滿了：「人生」。

觀看這腐爛的遊藝，讀着黃金時代的殘卷。

領青的必，帶起起極其……

總施，他回到了黃金時代。

當他的掌風又翻到那一個山坳去時，把他壓下來。

原機關裡，他失去了一背景，不能立足了。

他於是被泛上了「綠葉生涯」……

然而他倒覺得這和滿足了。

一羣活潑的小天使，天真無邪的言笑，純潔的心靈，饒饒的明眸，向他表取愛護的頌詞。

他毒自己的滋養，灌溉他們；帶着他們，輕談一語，講一個有趣的寓言或故事，說一些滑稽含蓄的笑話，作一陣舒展身心的遊戲……

輕淡的黃昏，藉着同事們熱情的笑語，散步在落花掩映的溪堤，傲遊於金黃錦碧的田野；登臨巔頂的山巔，看牧童收牧，夕陽悠遠；西下。古屋的炊烟，野渡的夕照，小橋的野草，迴迂長流的綠水，繚繞長眠的青山，……一部絳紫的史跡恍惚地帶過在烟霞的眩暈；大地的由來，人類的演變，山經過多少朝代的興亡……

……樂釣在頭水條楊的溪畔，聽琴泉細語，看游魚往來。……新月掛在柳梢，於平靜如鏡的溪澗瀟灑……互折迴騰的鱗鱗，悲世情懷的漁歌一曲……自然帶入神往的。

……

遠曉的清晨，薄霧還殘存着餘韻，帶着一羣小天使，踏着碧草露珠，穿過朦朧的林野，吸着大自然醉人的新醞，越上無邊視野的峯巒；看朝陽熾然昇起，孩子們如朝露中綻放的花朵，無敵的花枝招展着，接到了第一線的，帶着生靈的溫暖的春光……於是純紅地自然的笑着，便帶着大地……

——是青春的樂園呀！  
海有皮面的笑聲，沒有暖笑的曠漠……  
然而他是活在人間。

校門口，是一條和們往來的路，離知源的大路。薄霧裡，烟然微重過客，明月下，也還有……

……  
這便他想起了吳道先生的遺容。

他畢竟是活在人間。

偉大的民族史詩的洪流，順着巨大的支脈，向這偏僻的「桃源」滾來了。校門口的路上，首先捲來了大批帶着燦爛火氣息的人們；剛剛停下腳步，又忽然扛起肩上的担子走了。

正是秋風呼嘯原野，紅葉飛舞溪澗的季節……

秋天，給人以示一種清涼爽爽的感覺；人們的心，也隨風而飄起離離陶陶的堆疊；於是大地人生也就好像顯出一種新的姿態；這豈能穿織着渺然的迷霧，編織着嚴冬的預兆；……  
原野在暴風雨下，祖國也在呼號！

——一寸山河一寸血，一寸青髮一寸金，——含着多少的血淚和奮激！反映了多少民族英雄的血跡！……寫出了整篇的，偉大的民族史詩……

領袖在向他呼喚，祖國在向他表示，大自

然的偉景觸他萬里長風的雄襟……

……他忽然堅決地參加了。

……他感奮得發狂了！

……他感奮得發狂了！

……他感奮得發狂了！

……他感奮得發狂了！

……他感奮得發狂了！

……他感奮得發狂了！

……他感奮得發狂了！

……他感奮得發狂了！

……他感奮得發狂了！

……他感奮得發狂了！

驟然，滿水渾身，騰躍萍踪，負荷長途，乘長風，看船頭劈開東海浪花；觀海鷗，翻博萬捲波濤；望寒鴉，遼然歸宿……

——這不是韶華逝夢？

現在，他又從這夢中醒來了。

然而世界已經進入一個新的時代了……

是的，奮飛的燕子終於歸來了！

但是，展開在他面前的——還有茫茫的人生途程。

回「家」麼？故鄉毫無可戀；他正為着生活而艱難。

就業吧，適當的職業呢？

他徬徨了……

他想：還是回到青春的樂園中去罷。

我要逃避這混濁的社會，皮面的笑容，眶外的眼淚，驅逐和牢籠，勢利和欺詐，我憎惡牠們。我需天真的靈魂，純潔的心，熱情的奮發，大自然的陶醉，我愛那些祖國的親生！

他就要準備到青春的樂園裏去。

說來慚愧，這也是現實社會的偉績吧！——他的行李失竊了！這竊案竟發生在一羣「新戰士」中，一羣說是沸着滿腔熱血，為國効命，將來還要改革社會的「新青年」裡面。

他不禁苦笑。

然而，跟着來的却是彷彿和沒倒！

那就是他全部的財產：一個小小的旅行袋

裡，衣服、皮鞋、零用品、文稿、證書、一筆

旅費……國家給他的一點物質的紀念和代

價，他失去了……

他這遺棄了牠的全部財產。如喪家之

犬，他感到茫茫無所依歸了。

天無絕人之路，他偶然遇見了一位少年時

代的同學。相見之下，都覺得臉上添刻了許多

「生」的辛苦的條紋。

寒暄後，便談到各自的境况。

「……我也遭了同樣的命運呵！我剛出

來的時候，一隻大皮篋，所有的衣服。唉，說

起來真是傷心哪！現在麼，在工廠裡當小職員，

薪水還不夠飽自己的肚皮，不要說置衣服，

……」

後來，還是那同學說起他的堂兄和幾個鄉

親都在此地，他的心緒感到一點溫暖。

他的堂兄——就是他——被捲入社會的漩渦

，就跟着他越過兩個山城，看着他和荆棘殘

搏鬥，如亂石灘中一息無聲的那個叫做「鏗」

的堂兄呀！

他在黑暗中看見了一線光明。

堂兄的住址未悉；由同學的指點，先去拜

訪了一位「鄉親」。

見面之後，他始而得到一點溫暖，繼而覺

得仍是蒼茫和遼遠，終而至於冰冷……

就在這冰冷中，他的堂兄恰巧也來了；他

於是又看見了心底的笑顏，得到了真情的溫馨

。

他擺着他微顫而真摯的手，二年的闊別，

飢瘦的顏容，歷歷顯出他和生活環境搏鬥的痕

跡。

「想不到黃燦一別，會有這樣的變化。」堂

兄聽完了他的訴述，說道：「素來認為脆弱的

你，竟在暴風雨中居然做了海燕；而我便好像

受了暴風雨摧殘的松栢，現在正以所餘的生命

來爭取向榮……

「當我留下你，又調到另一個山城去的時候，

我依然生活在環境的搏擊中，無聲無息地

戰勝一切。我以不變應萬變，我得以洞見了他

們的一切陰謀詭計；於是他們的陰謀便成爲我

的慘套，他們的詭計，却正中了我……

「半年餘——他正與你同一個時期！暴

風雨捲來了，來得這樣突兀。我於是受了一陣

摧殘……但這算得什麼，一個人除了物質，還

有更寶貴的精神和生命；正如一株向榮的植

物，你儘管打折了它的枝柯，只要它沒有完全

枯萎，他却會長出更鮮明的綠葉新枝來承接朝

陽和甘露，使它的生機更趨濃厚的……

「所以我說，你倒應該感謝這目前的遭遇

，這是恩惠而不是罪惡，這是用錢買不到的教

訓……你想，暴風雨的來臨，能使你這個脆弱

者，忽然做了海燕，而受到一番時代的洗練和

錘陶——你可說不是暴風雨的恩惠麼？」

「現在，你又想到那青春的樂園了。是的

，那裡有天真的靈魂，純潔的心，大自然的陶

醉……然而那是別一個世界。你還年青，你正

需要更多的苦難和磨折，來堅強你的意志，更

多的黑暗和冷豔，來充實你的人生；換句話說

：就是你還不能作那種逃避現實的想像，因爲

你到底是活在人間。——何況那些天真的靈魂

，那些祖國的新生命，正是在青春的樂園裡，

準備着將來承接苦難的磨折，準備將來與黑暗

和冷豔搏鬥！

「逃避現實，却不能超脫現實，這更可能

變成脆弱和痛苦，使你不致正視黑暗，正如久

置園台的花草，終不比風霜烈日下的草木經得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起損殘。」

「……現在，你終於又被現實打破了夢想，這應該是幸運。你要記着：你自己已經實踐了的格言——惟有暴風雨能够使你成爲海燕！」

他於是暫時住到了堂兄的家裡。

正如所說的受了摧殘的松柏一樣，除了憔悴的樹幹死，幾乎一無所有了。

堂兄只畧畧說了一點逃離時的慘境，而臉上露着朝陽似的笑容。

「書籍且不待言……」他說，「連切身的被服都弄光了。……可是我獲得了寶貴的生命，保全了我清白的人格！——這不是更可慶幸的麼？」

而且他還添了一個新丁。但那小生命落在病魔的糾纏中。正給他以經濟的窘迫和內心的焦慮；然而並沒有使他減退臉上的朝容。

他就在堂兄的家裡整整地住了一個月，也就是說：足足苦悶了一個月。

他陷於非常的懶惰和不安的情緒裏。但他終於不能自強，將它擺脫。好像這個世界此外並沒有容他插足的餘地。

他似乎發見了一種人生的秘密；然終歸於渺茫，他不能捉摸。

他的堂兄在朝陽似的笑容掩飾下，還和他談了許多的學問。比如儒家的學說，墨家的主張；大學、中庸的研究，三民主義的印證；及其他辯證法，人生的哲學；以小我完成大我，以大我發展小我……而且忽然提起他學經緯錯遺忘了的，三年前寫作的一篇小說，而激動

着他說：「如再努力，將來一定可成爲有名的文學家……」

但他都失却了興趣，彷彿和他目前的生活隔得很遙遠。

他想：爲什麼一個人，有時候連他最低限度的生活都會得不到？

他幾乎不能想下去了……

然而世界畢竟是遼闊的……

它終給了這勞燕一枝之棲。

——他於是又從這焦燥苦悶的漩渦裡游了出來。

### 三

親愛的弟兄惠鑒：

當我提起筆時，有許多的迴思感念縈繞在我的心頭，真是千頭萬緒，不知從何說起。我的眼前漸漸浮起您仁慈的面影，我的耳畔還縈繞着您親切的言詞。您毫不吝惜地將您的處世經驗，和學術思想向我解釋灌輸，並諄諄地指示我做人做事的方法：在我是受寵若驚，並覺得您的人格是無限的偉大。您爲挽救一個人的沉淪，不顧自己的窘境，毫不遲疑地伸出援援的手！你說既然是一個青年人，便不論什麼，總得盡自己一點力量，使他走到正常的路途；無疑地您實行了您「自立立人」的格言。我便是您「自立而立之」的許多人中最深刻的一個，——你是我的哥哥也是我的老師！單是你的精神，已足够把我溶爲水滴，這是你高尚靈魂的感召！

你會瀟灑向我解釋人世的艱辛，世態的炎涼。述說着你苦難的經歷和克苦的奮鬥……

「像你這樣的青年人，」你說：「是應該受點折騰，才曉得人世的辛酸，生活的艱難。」

回溯自己的身世和命運——我其真的沒有受到過折騰的人麼？雖然我還年輕，年青得如同其他的少年一樣；但在我的心田裡，却似乎刻劃了不少人間的傷痕。然而我確乎是一個幸運者，一出茅廬就得了我的老師（這我這樣稱呼你）的錯愛，但是我開始感到了我的低能（環境造成我這低能兒）和處世的失敗（生成的孤癖性），於是我意識到我的前途是這樣的多荆棘。我竟起了畏縮和逃避現實的心理。然而我已經深深地領會過人生的冷酷，和世路的驚險了。

我用「梁上燕」的名字，當了一年的小學教師，使我回到童年時代，我愛那些天真無邪的小心靈，世界上惟有兒童是最純潔的。我竟好像脫離了苦悶的人世回到了天堂，甚至想願着永遠不離開這青春的樂園；在這裡我體味了人生的興趣，我領受了生活的甘甜。然而一聲的砲火將我這陶醉的憧憬擊碎，如夢初覺地我又站在現實的邊緣。

我想：樑上的燕子是應該飛出去的。

「大丈夫，乘長風破萬里浪……」我倒不如做一個醉臥沙場的戰士罷！——哥哥，我這回的從軍確乎是具了犧牲的決心的。現實對我既然是這樣的冷酷，我的低能和獨性早已使我厭棄這混亂罪惡的社會，——我要用青年應有的熱血來適應這偉大的洪流，以我這卑微的生命來博取未來的新事業！

一切都已經是夢幻，我終手還是回到了這

這難題惡的社會，而且還遇了這眼前的命運。一年來飄泊的「戰士」生活，回憶起來那不過是美麗而艱苦的夢吧了。而我現在生存着的，正是我們要以生命來博取的一未來的新事業。暴風雨是否已經過去了，而海天是否已經一碧，萬里是否已經無雲了呢？

現在我坐在這三層的樓上，面對着悠悠的珠江，對岸隔着一帶長堤的濃綠，隱約響起幾聲婉婉的建築物。颶風吹起江面的波濤，幾聲汽笛的嗚叫，無數舟隻在水面上浮動……這樣的情景，很容易引起人們無聊的遐想。我緊握着筆，伏在欄杆上，沈醉在瀟灑似的思潮裡。

「當我沈默的時候，我覺得充實；我將開口，同時感到空虛。」……我卻是一個多愁善感的人，我的感情是往往向內心裡流的，當苦悶的時候，我只以沈默來忍受；有時我不覺提起筆來，但一切的遐思感念纏繞在我的腦際，——想起人海浮沉的社會，想起往事，想起人生，想起茫茫的前途，想起……一切的一切，如繁星，如濤濤，使我捉摸不住，終而至於空虛。

這裡是××中學的舊址，環境是這樣的清幽，而生活又是這樣的閒逸，與人海浮沉的市區隔着一條江水——我好像又脫離了掙扎的人世，跌入美麗的憧憬裡了，我重新泛起了教師生活的陶醉……然而天上的白雲深了，我望着無盡的天邊——又不禁撩起無名的惆悵和茫然的感觸。

我想您一定不會怪我浪費了您許多寶貴的時間的。這樣恬靜的環境是很容易引起人們的

思維和無限感慨的，我也沒有意料到會寫得這麼長，但是展開的思路終不能將它砍斷，我便讓情感奔流一直這樣寫下來了。我還想趁這閒暇機會寫點東西，因為煩燥和不安的心——且沙寂下來，過去的一切人羣事物和遭遇，以及許多的憤懣感慨，便會無端地如毒蛇向你侵襲——你不把牠們處置一下，好像終覺得是一種騷擾和不安似的。

本來我應該過來看看您，可是我連「過海」的錢都沒有呢。幸而郵票尚不成問題。希望你多給我點指示和鼓勵……

我如大海的孤舟，帶着茫茫中一星光明的燈塔。……

燕 八月五日

四

幾天後，回信來了。

燕飛吾弟如面：

頃接來書，藉悉一切，至為欣慰。吾弟天資英發，秉賦沉潛，誠可蔚成大器。但細讀來書，又覺悲憤悽調，流露於字裡行間，使我於欣賞生動流麗之文辭後，感覺失望。以吾弟之才力，處蕪蕪後的國家，慘惡的社會，正宜以

儒家立己立人之偉志，發為國家應頂成躍的實踐精神，一心一德，貫徹始終。果如是，方能無負天地父母所生，及國家社會的期望；這乃是兄之所望於弟的。……

但見其黑暗，而不見其有光明的存在嗎？但覺其冷酷，而不覺其有溫熱的湧現嗎？……這，你實不解宇宙的秘密，天地人類的進化

……蓋無黑暗，何以見其光明；若無冷酷？何以顯其溫熱？……這就是社會的矛盾；而視為自然宇宙之矛盾的呼，惟其矛盾，乃得統一。而矛盾乃得統一，社會便會得不斷的發生和進化！

我們生在這時代，自己就要是個放光體，於黑暗中透見光明；處在這個社會，自己就要是個發熱體，於冷酷中放射溫熱……

前途荆棘正多，黑暗濃厚，冷酷還濃，吾弟年青有為，來日方長，應該鍛鍊思想在社會放出智慧的光，溫暖無數飢寒交迫的人們的心；高潔的靈魂放出神聖的光輝，使白天更光明，黑暗亦光明……

兄 錄 八月九日

(三五，九，一。脫稿于廣州)

徵求詔版本刊啓事

本社前因詔轉進，未及疏選，致歷年來出版之「文壇」全部損失，會於本年在本社復版新一期，因徵求，雖得同少許，尚欠力多，茲為計劃出版集單行本，期特再行徵求。本刊一版一、二、三、及五六、八、九、共六期，如有零存，或全存者，請即通知本刊，當以新刊交換，或以現金千倍獎勵，至希割愛，以完成本社計劃為幸！

又壇月刊社謹啟

# 青春的悲歌

歌●力●

(一)

我忘記，家鄉  
紅河岸邊，  
年青姑娘們的青春的悲歌。

春三月，  
紅河水仍是那樣的綠，  
像一條漫長的青紗，  
悠悠地流向遠方……

三月的天鵝，  
美麗得像一片  
蔚藍色的海，  
那是多麼的遼闊而清明……

那時，  
家鄉的姑娘們，  
都在唱着她們青春的歌，

江邊上，  
許多年青的姑娘，  
在一塊塊光滑的青石上，  
洗滌着她們鮮紅的

也有褪了色的衣裳，  
一雙雙嬌嫩的手，  
劃破了碧綠的水鏡，  
而水鏡也在映照着  
她們年青的面影。

一隻隻翡翠的水鳥，  
從江面輕巧地掠過，  
逗引了姑娘們睜淚的眼波，  
隨着水鳥自如的飛翔，  
姑娘們的心也在飄動了……

「河水綠，河水清，  
江邊盡是洗衣人，  
洗得衣來心又亂，  
何日得見舊情人……」  
歌聲飄响在江邊，  
歌聲激動着姑娘們青春的心，

跟着，這邊响起了歌聲，  
那邊也响起了歌聲……  
整個江邊，  
都沉醉在姑娘們  
悠揚的歌聲里。

呵！我深深地記着，  
家鄉  
紅河岸邊，  
姑娘們是怎樣地唱着  
她們青春的歌……

插秧的時候，  
年青的姑娘們，  
播起了柳管，  
走下了水田。

一束束的小禾苗呀！  
從姑娘們滑潤的手，  
揮入了泥濘的田土，

田里，男人們  
高聲地嗚叫着水牛。

天空上，  
杜鵑鳥呀！  
布穀鳥呀！  
也在高聲的呼叫……  
而那些彎着腰揮着秧的姑娘們，

像被感觸似的啓動着嘴唇，  
又送出來了

她們青春的歌聲，  
「禾苗青，禾苗黃，  
妹今下田來栽秧，  
收得穀好哥挑去，  
為誰辛苦為誰忙……」

歌聲輕輕地！  
飄過田野，  
飄過村莊……

黃昏，收起了歌聲，  
年青的姑娘，  
煮向了晚歸的路……

晚上，青油燈下，  
年老的母親，  
神困枯瘦的手……  
搖晃着膝上的轉車，  
姑娘們……

仍得坐在織布的機，  
「這綉了息……刺……」  
繡機上帶着各色的花線，  
繡織着她們的



青樓的夢……

可是啊！傾聽這些  
靜夜的紡車聲

織布聲……

彷彿看到

棉織的淚珠

灑到了

姑娘們埋在心里的哀音……

(三)

秋收的季節呀！

姑娘們的鐮刀，

在田疇裏閃亮了，

黃金般的穀粒呀！

在她們熟練的刀口下倒了，……

明天，後天……

男大個個……

送給糧官，

送給地主……

留下的該是

姑娘們的淚水和

永遠還不清的苦債吧？

(四)

冬天來了，

是姑娘們出嫁的季節呵！

花嫁來了，

花嫁來了……

她悄悄地留下，

一聲壓抑的哭泣……

從此，

母親丟掉了珍貴的女兒，

姑娘們丟掉了青春的心……

記得在老家鄉，

會流過這樣的悲劇……

一個年青美麗的姑娘，

嫁給一個土豪的兒子，

過門的第五天，

丈夫突然患病死去，

而遺棄她的姑婆呵！

却硬會逼她定下「克夫」(註)

於是，家人在辱罵她，

怨恨她，

虐待她……

她不能再次出嫁，

別人也不敢娶她。

因為說她會「克夫」呵！

從此，

編底青樓裏的春，

編底生靈失去了死寂的黑暗……

孤夜，

悲憤……

交織在她年青的心。

辱罵，

怨恨，

虐待……

感嘆着她年青的生命。

終於，

在一個月夜的深夜，

她失蹤了……

而在紅河的岸邊，

却浮現了她僵硬的屍體，

——她底眼眶還滴着淚水

她底口腔，鼻孔流出了血……

自此，江邊的漁人，

傳出了她夜泣的故事，

每當月明的深夜，

岸邊的奇石上，

一個披散着散髮的黑影子……

就是她，就是她，

在那兒啼啼地哭泣，

多淒涼呵！

多悲慘呵！……

就是這樣的傳說，

整個江邊，

不管是白天或黑夜

像是一個陰慘而荒涼的境地。

天……

編底青樓的

許多姑娘們悲涼的故事

受父責的追擊呀！

受丈夫的毒打呀！

受難姑的虐待呀！……

跳井死呀！

吊頸死呀！

……

——申悲涼的故事呵！

都是家鄉的

年青的姑娘們，

常常流過

青樓的淚水！

五年來，

我流浪在這遙遠的異鄉，

家鄉的姑娘呵！

你們還是

昔日一樣的歌唱麼？

古老的生靈

還是一樣壓着

你們年青的心靈麼？

青春的悲劇  
你們還在繼續地  
扮演着主角麼？

呵！自我離家的那一天，  
我就沒有聽到你們的歌聲，  
更沒有聽到  
關於你們的一點訊息……

在前年的冬天，  
我帶著家鄉陷敵的消息，  
那時，你們  
「家鄉的姑娘啊！  
是逃口  
還是流淚呢？」

苦命的姑娘啊！  
你們的淚，  
你們的血，  
你們年青的生命……  
就永遠這樣到來結束麼？

如今，家鄉光復了，  
你們是否回轉了家園呢？  
那荒蕪了的田園，

那殘破了的家，  
那血染的土地，紅河……

你們是否  
用淚水，  
用哭泣，  
用悲憤，  
用苦難……  
來耕耘，  
來灌溉，  
來建造呢？

呵！家鄉的姑娘！  
紅河的漲漲了嗎？  
你們該用

那滾滾的淚水，  
洗掉你們滿面的淚痕；  
用今日新生的生命力，  
結束這世紀的悲劇；  
用你們愛唱的歌喉，  
唱出你們新的樂章；  
唱吧！家鄉的姑娘，  
我祝願你們新生。

(註「丈夫」——意為女子命中要

殺死丈夫

——卅五，六月，演地神初稿。

九月，珠江畔改抄。

# 給綠衣人

曹如光

你，狂重致遠的人兒

駝上兩個

盛滿了人類善惡的布袋

拖着兩條沉重的腿

向那方法呢

向那方法呢

× × ×

山嵐瘴氣的

那崎嶇的山道

掩蔽天日的

前面滾滾的黃塵

你忍受着兩條疲酸的腿

勇壯地走去

× × ×

有鬼惡的聲音

在後面追擊着你的影子嗎

有美麗的安琪兒

在前面向你的希望招呼嗎

那你是聽到人間以外的一切音響

了

× × ×

想多芬說：

「但願在天堂中聽到一切」

現在我也說：

× × ×

你是聽到地獄中的一切呀

人間最痛苦的聲音

不會響起在人間的

地的一切呀

沉淪在地獄裏了

× × ×

聽着

細心的聽着吧

布袋裏的

是苦惱的煩言

是含淚的苦訴

是流血的哀鳴

這面有人猙獰的笑

反面就有人含悲痛哭

什麼愛情的甜言……

和憐的慈語哪

一切都是且看黃金的眼上

× × ×

聽着

快陣，熱情奔放的跑

帶着這個社會的縮影

跑出黑暗的盡頭

嚴寒的冬天

把它投在有春光溫暖的那方去吧

寫於中央學校

# 病葉，躺着螟蛉的屍骸

洛川

二十五日過去了，  
天空仍是晶藍的，  
此刻，

土地之子——王十二，  
對於扶搖者的預言，  
開始感到空洞與渺茫。  
他望着沒有雲的天，  
痛苦地低下了頭。  
粗糙地聽着：

「人害人肥盈盈，  
天害人害死人。」  
他聽不通，

他步入廚房，  
舀了一碗冷水，  
蹲在黢黑的簾前，  
喝着，送着辣椒，  
在我尋強烈的刺激！  
伸着舌頭的老黃狗，  
和那一隻

把頭擰在翼胛里的，  
病了好幾日的老母雞。  
——企圖遺忘不能鬆土的事情。

實在尋得太久了，  
溝裡看不見紫蠶，

塘邊看不見綠藻，  
井旁看不見青苔……

草龍，在堅硬的田  
腔里蜷局着，  
蟬蛻，在乾涸的石  
穴裡窒息着，  
青蛙，在龜裂的秧  
田里抽搐着，  
泥鰱，在斷流的山  
坑里跳躍着……

枯籬，掛着蜻蜓的軀壳，  
病葉，躺着螟蛉的屍骸……  
（那是廿世紀的惡夢呵）

可是，老天爺並沒有  
發發慈悲的心腸。  
老天爺，  
我要質問你：  
你這樣的措施，  
是不是懲罰  
搶奪人民麵包的妖孽？  
是不是懲罰

「老天爺，  
下點活命的儲水吧？  
快點呀！  
我也作了一次  
惶惑幻覺的呼喊。」

呵，只有我們的祖國，  
早災在飛行，

病菌在飛行，  
饑饉在飛行，  
愚昧在飛行，  
有毒的德意在飛行，  
統治的勢力在飛行，  
最黑的辛痛在飛行……  
一九四六，四，二五

## 槍聲

爽君

六月的海風帶着腥味  
瀰漫着夜的原野，夜的都市  
遠處——  
清脆的槍聲  
于戰士是多麼親切而熟習

勝利之後沒有太平  
整編下來殘廢了的戰士  
只落得荷頭的腳爛  
被遺忘在都市的角落里  
淡淡的月色  
依然照着血染的征衣……

驀然記起——  
當年深夜清脆的槍聲  
使我們多麼興奮而警惕  
敵人的生命會沒落在清脆的槍  
聲里  
如今，冷落的敵槍  
只合點綴着都市夜的凄其了

流浪荷頭的戰士  
殘廢了的肢體使他失望……  
夜的沉靜  
塗黑了思鄉的情緒呵……  
八，十六，于廣州市

# 窒息的靈魂

綠野

一

張公館，這所華麗而帶着西化的建築物，映着落日的光輝，驕傲地昂然高聳，彷彿傲立雲霄，俯視着週圍環繞的醜陋的屋宇，淡藍的花邊，被風吹得閃閃的飛舞，窗外，維多利亞以直立的軀軀，掩映着窗櫺，沐浴着餘光的洗禮，構畫在拍擊着晚風，小鳥在樹上唧唧着，驟驟着，而後悠悠飛去。

從一間的房子裡，依稀的風聲聲，迂迴在寂寥的庭前，擾破垂幕的靜謐。

漂亮的客廳裡，不時飛出男女的嘻笑聲，飄散在晚風裏。

門外，閃進一個少女的頭，柔和的臉龐，帶着可憐的蒼白，美麗的大眼睛，浮着淡淡的愁怨，神態却異常冷靜和冰涼。

「陳小姐，過來了嗎？」剛旁走出一個僕，端着二瓶牛奶，碎吞吞走着。

「嗯，張大媽，你老人家好。張先生在家嗎？」陳小姐點了點頭，謙和地說。

女僕向客廳轉了轉，露出厭惡的眼光。

陳小姐走到客廳的門邊。裡面，張金在生氣說：「張媽，死了嗎？牛奶到現在還沒有端來，麗娜，請你坐一會，我出去看看。」

「啊，是你。」他一脚踏出，看見陳小姐不做一聲地站着，楞了一楞，立刻放下了笑容，停住了。

「談得多麼的痛快，我妨礙你們的要務了。」她向他投了一個無底惡怨的一瞥，接着，她的視線落到那斜倚在沙發上的麗娜。

麗娜大約二十歲，很嬌嫩，裝束却非常摩登，臉上，着一厚厚的白粉，唇長的胭脂像要滴出血來，頭髮捲得很有趣，大約是一個富家小姐吧。

張金飛快地走到她面前，唧唧噥噥的在她耳邊不知說些什麼，眼睛睜着，她嚇得她離開，她整了整頭上斜睨了陳小姐一眼，嬌笑了一下，從拾上

拾起了手提包，就打算出去。

「等等，在這堂皇的章公館會到了面總算很難得啦，坐下來，我們靜靜的談一談。」陳小姐攔住了。

麗娜給她突然而來的動作怔住了，望一望張金，終於推開了她：「我不認識你，我現在沒有閒功夫，失陪。」她尖尖嘴，彷彿示威地踏着勝利的大步走了。

「你要怎麼樣？」半响，他威嚴地說，眼睛射着殘酷的光。

「我不要怎麼樣，我要你一個明白的表示，這樣發展下去會使我發瘋。」她坐下來，一朵暗淡的陰雲飄到她的臉上。

「你與我怎樣的表示？我不是向你表示很明白嗎？我的父親不贊成，我做兒子的也沒有辦法。」聲調是那樣的不自在和無情。

「你這樣解說，就脫去了乾淨嗎。姓張的，我到底是一個純潔的女子，我不能任你這樣玩弄。」她極力按住心田中昇起的悲痛和憤恨，柔婉地說。

「我怎樣玩弄你？」

「還說不是玩弄我！你前時甜言蜜語的說如何的愛我，現在，我明白一切都是假話，虛偽，欺騙，害得我不能做人。」她再也抑歇不住的哀傷，眼簾裏飛起一層潤濕的薄霧，聲音帶點淚痕。

「怎見得是我害你？」

「不錯，是你，是你害了我，害得我這麼慘，害得我沒有面目見人，人家用卑賤的眼光看我，叔父不愛我，叔母更加瞧不起我，不是你，我會懷了孕？我會有肚裏的孽障？我是沒有出嫁的女子，可是……」她的淚水在眼簾裡洶湧着，伏倒在桌下，嗚嗚地哭起來，悲哀塞住了嘴，使他不能說下去。

「有了孕就去打胎呀。」

「打胎，我不能！」她跳起來，流着淚高聲叫道：「這是罪過的事，我不願殺了一個可憐的小生命，我恨自己的脆弱，意志薄弱，被你脅迫」

鍾壽昇請教和徐發生關係。」

這時，在窗外的一條過道裏，人影憧憧走過，並且有人偷窺和竊語。

「張金，一個人要有情義，存點良心，你不要丟棄我，我不願再嫁別人。」她委婉地露出祈求的眼光。

「芸，說實話，我是愛你的，但是我的父親不贊成這婚事，請你原諒我。」

「實話，你說的全是假話，那裡是你父親不贊成這婚事，是你殘酷地圖賴，當你追求我的時候，你說的什麼話？你說你永遠愛我，你的父親也沒有問題，現在你背叛了你神聖的誓言，你扯毀了愛情的契約，你竊取我初次的聖潔的戀情，從我身上得到滿足的享樂，你就投到別一個女人的懷抱。好，張金，我現在才清楚地認識你，你們有錢人家長大的，豈是黑心肝，對我們女子沒點真情，存着侮辱和輕視，愛我們的時候，把我們捧上天雲；不要我們的時候，把我們一脚踢開跌下地獄，不顧我們怎樣痛苦，我怎樣哀求你，你都置之不理，毫不念過去我們的情愛，你是太底下最無情的男子，算我瞎了眼睛，被你白白地玩弄！我，我恨透了你！」他的冷淚毫不保留的激刺起她，她偏上頭，眼睛射着憤怒的火，彷彿狂的快厲地罵道，淚從臉頰傾瀉下來。

「怎麼，你發怒了？他給她奇異的動作，住了，退後了二步，張金望住她。

「現在，你眼前又有愛人了，她又有錢，我是個貧苦的小姐，父母雙亡，寄人籬下，現在一切沒了，我想不到會遭遇到這樣的命運，世人都說我是毫無所戀，我不能再活下去，我懇求你明白，我的死部是你害的，饒恕了我！」她地，她從懷裡掏出一小瓶藥片，她裝放入口中。張金的妹妹張淑從外面奔進來，手掌拍去，嘩喇，藥餅跌下來，雅片劑流在地上，麗娜也跟着進來，接着湧進好多人來。

「哥哥你不能這樣沒有良心！」張淑氣憤地叫。

張金望一望，偷眼瞥了麗娜一眼，滿面羞慚的跑出去了。

「張金，你！」麗娜也跟着跑去了。

大家七嘴八舌的談論着，張淑在低聲勸慰着。

「陳芸，我哥哥認識你，是由我介紹的，現在我哥哥這樣對不係你，我感覺非常難過，我的哥哥是變心了，他和那女子戀愛着呢，把這條心死了吧。我們都是智識女子，讀過高等教育，何必這樣看輕了自己，來自殺呢，把它當作一場夢一樣，不要再想它吧。」

「陳小姐，張先生向那女子，正攪得火熱呢，就是你剛才見到的，那個女子是狐狸精呀，塗脂抹粉，妖形怪像，會迷死男人的呢。」女僕張媽接口道。

陳芸默默地低着頭在擦眼淚，好心的張媽，倒了一盆淨水，勸他洗淨臉。

暮色一陣陣落下來，黑暗的網罩着張公館的全身。

二

陳芸在夜風裡走着，一口氣跑回叔父的家，旗包沒有脫下，便倒在床上，像一個受了委屈的孩子，傷心地痛苦地啜泣着。

她罵那那殘忍黑心的男子，她罵那用色相盡惑男子的下賤女人。她起來，點亮了油燈，拿他的相片和一封封紅粉色亮亮的書信；書信映在燈下的字跡是多麼甜蜜啊，他向她傾訴着蓄意色的愛，青春絕情的情懷，在這裏開了激情的花朵。可是，時間的黑潮沖洗了舊事的溫馨，眼前是一片女淚和悲哀……

「想不到愛情的生活竟是這樣的短促，可憐，女人的心是這樣的脆弱，意志敵不住我的引誘，我是相信理有的，畢竟走入男子的圈套，落入這誘人的網！」她悔恨地把相片和書信扯成一片片，燒成灰燼。

她在案前，晶瑩的淚水在燈前閃爍着，她用手絹抹去了，默默地哀悼着不肖的身世。深夜的夜簾抖着輕輕的琴絃。

「芸姐，你幹什麼？」她的妹妹梅玉輕聲進來，關心地問。

陳芸沒有回答，臉垂下，緊閉着她的眼睛。

「芸姐，告訴我，是怎麼一回事？你哭什麼？」

「剛才你去那裡來呢？我找了你幾次，誰欺負了你嗎？我和他算賬，天真愛嬌的孩子，稚氣地說。」

「不，我不舒服。」



「芸姐，你騙我，許久來，你心神不安，彷彿有重大的心事，你不和我們一起玩，你好像很厭惡這生活似的；自然，我知道，自從你父母死了以後，給你一個致命的打擊，我的媽媽又不喜歡你，但是，我是把你當作親姐姐，讓我們永遠相愛着，你不要難過，忘記我媽媽的不好，有什麼事情，你要告訴我，答應我。」在無愛的家庭中，只有這位堂妹使她感到一點點人世的溫存。

「啊，我的妹妹，你姐姐是多麼的可憐。」拳情的語言的火花溫暖着她的心，使她激動了好久。她立起來握着梅玉的手，淚不自主的從眼角又爬出來了。

「芸姐，是不是他……」吞吐了片刻，終於，輕輕的問：「張金吓到你了吗？」

她撫摸了自己額角一下，幽幽的嘆了口氣，黯然的低首無言。

「芸姐，他一定不愛你了，為什麼個許久都不來找你呢？我有幾次在街上，看到他和一個女子，二個人非常親密的樣子，他是一個壞男子，芸姐不要再和他好。」

「玉妹，我失身於他了，我恨我自己！」他咬着牙吐出幾個字，淚珠斷斷連連地滾落着。

「什麼？芸姐！」梅玉吃了一驚，帶顫地問，呆了片刻，突然抱住她的頭顱哭起來，

「你芸姐，輕輕的給他取去了貞操，後悔也已遲了。你以後小心，不要上男子的當，芸姐是行錯了一步兒。」

「嗯，可是芸姐，你給他欺負了。」梅玉不服氣說，在擦着眼淚。

「我已經有三個月的身孕了，我要——」

「你不要打他！」

「不打掉，肚子大起來怎麼辦？我還沒有結婚的。」他眼睛裡射出深深的哀憐。

「打胎是危險的，芸姐，而且殺死了一個可憐的小生命。」

「我知道，我知道，打掉它殺了一個無辜的小生命，不，打掉肚子大陣痛沒有亂亂見人。」才真的現實的威脅使她茫然了。「打掉它，危險，不怕，死了就算了。」她固執地說。「可是，……」

「沒有錢，等我向媽媽要了給你。」

「玉妹，你真聰明，我會感激你的，請你替我秘密點。明天就要這天晚上，她翻來覆去，閉不上眼，夜悄悄無聲地溜走，是深夜了，傷心的夜，實在是一個難過的時期的大海啊。」

朝陽淡淡地照着窗外的樹，她還沒有起床，叔母特有的尖長的天際音又在響了：「什麼，日頭半天高，還沒有起床，就是嬌懶慣的，大學中學姑娘小姐，也不是這麼的懶樣，何況現在又是將近畢業考試的時候；現在好囉，中學總算繳滿啦，錢也不知花了多少，年紀大了，有合適的就配給人家，你父親沒有留下多錢來，我不能養你一生呢！」

「媽，够啦，芸姐趕起，諒必身體不舒服，你這樣說，叫芸姐聽了多麼的難過。芸姐也可憐，伯父伯母早死，又沒有兄弟，媽，看在死去的伯父母面上，你好好的對待她。」梅玉低低地勤阻着母親說。

要你賤骨頭花舌，你只是曉得替芸姐說話，進去，請公主娘娘起來，飯菜預備好囉。」聲音靜下來了。

陳芸急忙爬起來，穿好衣裳，走出臥室。

「芸姐，我們真對不住你。」梅玉很難過說。

「不，玉妹。」她悽然一笑。

洗過了臉，來到飯廳裡。「叔父，叔母。」她喊了一聲。「芸姐這裡坐。」梅玉說。他們已經圍在坐圓枱上等候着了。

她偷瞟了叔母一眼。叔母四十歲年紀，扁平的東瓜臉上，塗着一些薄薄的鉛粉，點點雀斑隱隱可見，身體有些胖腫，大約是攝取營養的緣故，臉孔表露不愉快的顏色。

她的叔父，是四十開外的人，做過幾任大小的官，賺了不少錢，前二個月才由別處調到本縣，官當科長。

「阿芸，你今天這樣遲起來。」叔父說。

「叔父，我昨晚身體不舒服，今天起來遲點。」她放下了飯碗，答道。

「好了麼？」

「現在比較好了。」

吃過了飯，叔父出外去了。今天是禮拜，她們都留在家裡。

「媽，芸姐沒有衣服，給她點錢，做一件旗袍，你看二件四季已老

是同樣衣服，羞死人啦。」梅玉向母親懇求說。

真的，三年來，陳芸很少穿過新衣了，除了那件校服外，就僅僅一身深藍色和淡藍色的旗袍對換着穿。

她知道叔母是有名的吝嗇，何況又是不喜愛自己，要她拿出錢，簡直像是割她身上的肉。她連聲阻止道：「不，不，不，我現在還有衣服穿。」

果然，叔母的東瓜臉縮成一團，哼了一聲，刁鑽地道：「你爸爸沒有中航空獎券發大財，就是發了大財，現在的布匹這樣貴，也應該省儉呢。」二聲咕嚕着臉，一雙一雙地走進房裡去了。

「媽，我們儉節省，但是省錢應該有限度，譬如我的衣服破爛了，出門見人，你面上有光彩嗎？芸姐不做也可以，我的衣服是前時做的，不是廉緊，就是嫌短，不合穿，拿錢給我，我一定要做。」梅玉尾跟着，撒嬌說。

她們母女在房裏爭論着，終於，勝利的到底歸女兒，她連跳帶跳地飛跑出來，手裏拿着一大疊鈔票，挽着陳芸的手，笑着說：「芸姐，我們出外去，幹我們的正經事兒。」

梅玉用巧妙的名目騙到了一筆錢，於是，她們姐妹一塊兒出去了，一直到女醫生張大夫那兒，想把肚裡害人的孽障打掉。

「什麼？你要打掉胎兒？」張大夫戴着一對深廣的近視眼鏡，諾諾地很近的緊盯着陳芸。

陳芸沒有說話，臉頰立刻飛起了兩朵羞紅。

「現在的世界壞極了。」張大夫在對一個女護士說：「來打胎的幾乎全是年青女學生，女孩子不束身自愛，造成幾多罪過的事情。」這些話像針般刺着她們的靈魂。

打胎，幾乎吹走了陳芸生命的花朵，謝謝張大夫的手術精明，把這從鬼門關拖回陽間來。由於出血過多，使她像是生了一場大病過後似的，臉龐上紅潤已經飄走了，慘白地，彷彿一朵桃花，鮮豔的時期已過，在魔手的玩弄下，生命已經走到依依向殘的邊緣了。

她感到從來沒有的疲弱，就是多看了幾頁書，眼前呈現一片黑，書上的字跡變成了漠然的一片。臉上很少有笑的影子，對什麼事情都心灰意冷，梅玉幾次邀她出去散散心，她都以身體不舒服推却了。她不喜歡揮身芸芸的人流裡，像害怕被人們在她臉上找着破綻似的，除了日間的

功課沒法擺脫外，她好獨自躲在自己的臥室，曉風夕暮，佇立在一角的樓窗，透過窗外的槐樹葉，那是一條如鏡的靜寂的溪流，溪水在嗚咽着低低訴語，帶着無限縹緲的心思，她向雲山深處凝眸，輕風飄蕩着黑黑的秀長的頭髮，一動也不動。季節雖有春夏的變換，但秋却踏着大步，來叩擊她內心的大門。

陳芸太太的改變，畢竟逃不脫叔母精明的眼睛，而梅玉的衫兒老是推三阻四，沒法交賬，這更使他的疑團加重；因了她幾次帶拐帶嚇的拷問梅玉，紙是包不住火的，梅玉終於將陳芸不幸的遭遇揭露出來了。

叔父也知道，只是搖着頭在嘆氣，他不查備侄女，他怕他的言語傷透了她的心。而叔母呢，却射風射影的故意讓她知道：「女子人家，只是想天高，唱高調，讀書，做女學生，究竟有幾個讀通的，書不讀，只是鬧戀愛，現在好啦，看看有誰肯要，嫁不出去的女兒，那才太太的丟架子呢。」

陳芸正在準備着畢業考試的功課，梅玉也在做着她的算草，陳芸裝作沒有聽見，眼睛帶怕地注視着書本，而耳朵卻漸漸紅燒起來，她把懊惱和愁苦深深地埋在心底。梅玉却聽不過去，走出門外不滿意地說：「媽，真討厭，你吵什麼？」

「吵什麼，如果你讀書不讀書，與着芸姐的樣，鬧什麼戀愛，和男子來往，我就叫你爸爸停你的學業。」

梅玉扁着嘴在生氣，也不理她的話。

一日又一日的慢慢地，陳芸的身體比較復原了，臉孔仍是蒼白，但猛然看去，依舊帶點楚楚動人。一連二天，學校舉行畢業考試，她把草草的考過了，她感到欣慰，總算結束了一段艱苦的行程；但她又有些惶恐，從此，推出了學校的大門，一個沒有嘗過風暴的女孩子，漂流在芸芸的人海裏，她擔心人海會吞噬了她。

她希望能找尋一個安份的職業，當她向叔父提出時，叔父也含糊地應了。

今天，她在學校裡行了一歡散會回來，轉回自己的臥室，經過那客廳，叔父正陪着一個客人，她遲疑了一會，終於低着頭走過。

當她經過時，叔父向那客人點了點頭，這客人好奇怪，一對眼睛只是緊緊地掃着梅玉，他，二十七歲的样子，穿着一身白銀的西裝，人

很瘦，面颊尖削，眼睛大鈴鈴的，有一股灼灼的光芒，很威嚴，剛到臥室的門口，一陣風颳過來他們的笑語喧闐；那客人笑對叔父說：「強將手下無弱兵囉。」

時候正是午刻。她脫下校服，換上了便裝，照例地到那廚房裡幫女僕做飯。奇怪，今天的菜很豐盛，湯湯，她是當家的不為過，很少請進廚房，今天也居然不怕麻煩，親自出陣了。

「叔母，等我來。」她轉轉地說，叔母正在一弄一弄地在切着白斬雞。

「我會來，當頭這道，你怕學校裡回來，熱騰騰的，去休息休息。」叔母慈慈地吩咐着，她從來沒有這樣說過好話。

但陳素潔有滿從她的話，手忙腳亂地嘗試那滑溜的雞肚，不覺又切和囉嗦，或者看那雞肚是怎麼選的，叔父却親切而疼愛地笑着說：「我的小姐，我教你去休息，就去休息休息。」

這使她有點糊塗了。平日，她帮着叔母做了很多家庭中的瑣事，而且母總是帶着不滿意藉口的，為什麼現在却不願意她動手呢？這使她感到她做壞了。叔母從來對廚房裏的活，就感感煩煩的，為什麼現在却認真地在做這呢？那倒來來又是怎麼呢？

她偷偷地問梅玉，梅玉說那是爸爸局裏的一個同事。

開飯了，她從來怕強的，所以不到飯廳去。叔母親自來喊她，半要半強笑道：「看你個中學生樣，這樣不出來，怕什麼？怕你叔叔的板子，還是你叔叔的好朋友，不要怕下姑媽，羞大爺管，見鬼壞面。而且你叔叔好做，他可以幫忙。」梅玉說她這衣服，帶帶帶扯的出來了。

飯廳裏，叔母介紹他們認識，她不自覺的坐下來，靜聽梅玉高談闊論。他今天興高采烈，很快活的样子，幾次眼光向她掃來，她都避開。

叔父和叔母笑着笑臉，後聽梅玉這位女官把酒。梅局長問梅姐的學業，知道她中校畢業，他滿口答應說會替她想辦法。

「梅姐，跟着時光轉動走，希望的肥皂泡，給現實的針輕輕地刺破，梅姐會找到出路。梅姐你太不識抬舉了，叔父是太寵愛梅姐了，梅姐的學業，自以爲滿不向叔父請教，一掃而空，梅姐你太不識抬舉了。」

張金和麗娜的結婚啟事

張金和麗娜的結婚啟事

張金和麗娜的結婚啟事

張金和麗娜的結婚啟事

的鄉下姑娘一樣，呆在家裡，女子找職業竟是這樣的困難。

一天，陽光吻着槐樹葉，她坐在庭院裏樹下的樓上，無聊地在讀着當天的報紙，在廣告的篇幅上，一行龐然的大字映在她的眼前：

### 張金 麗娜 結婚啟事

讀着，張金和麗娜的臉龐漸漸地在燈面前顯現，面上露着青澀的榮容，在音樂聲中，婚禮進行着，她感到某種的難受，報紙從手邊滑落到地上。

「張姐，有什麼新聞？」梅玉走前來，拾起報紙，片刻，「大聲地讀。」

「我看過。」她低下了頭。

「你聽我聽。」水浴費河上，「黃道良緣」，「佳偶天成」，「良緣金有」，「這像男子，欺騙玩弄，玩弄了，再玩弄一個，梅姐，梅姐，今年結婚，明年就離婚呢。」梅玉乘興地說着，「還有呢……」

「不要聽。」她背地阻止她。

「張姐，不要聽，他是個壞蛋，就是和你結了婚，也不會有長久幸福的。」梅玉憤憤而安慰她。

梅玉走了，她還坐在那樓上，呆望着遠處樓閣掛出神，葉葉在風的聲聲簾簾下，打旋飛舞，最後寂寞地歸於塵土。

「阿金，你呆想什麼？」梅玉不知什麼時候站在背後。

「阿金，你呆想什麼？」她站起來。

「阿金，我全大有很多話跟你說。你也坐下。」梅玉吩咐着，她坐下來。

「梅姐，她帶點感傷的也坐下來。」

梅姐的臉面子拉開了，「阿金，當你在幼年，你的父親不幸過了身，到十三歲的時候，你的母親也死了，那時只剩下你，過繼給叔父，你叔父叔母也沒有虐待過你，你這時的長大，給你叔父叔母你衣褲，你讀書，一直到今年高中畢業，你叔父叔母總算盡心了。」

「我很感謝叔父叔母照顧我。」

「我這你，梅姐，一個梅姐，在梅姐，梅姐你太不識抬舉了，梅姐你太不識抬舉了。」

梅姐你太不識抬舉了，梅姐你太不識抬舉了。















# 春天的夢及其他

楊青

他露出灰色的微笑，  
中央銀行的鈔票，  
映進他的眼簾里，  
是那樣地大呵！  
遮蓋了灰色的天。

可是，他却向我們說：——  
從今，我不再碰那五五的高利貸，  
不碰那鑽錢的買賣。

在我美麗的意識中，  
只有那音樂才是最偉大呵！  
好吧，儘管唱你的調子吧；  
我知道你有一張甜蜜的嘴，  
這不正是

國子詞我親善  
那兒向我親善

那是多麼出奇的脚色哪，  
爲什麼在灰色的舞音聲中  
却穿上綠黃的服？  
在懷舊的合奏中，  
却獨自唱出快活的曲調？  
在失敗的不可磨滅的哀史中，  
偏要揮進幸福的一頁？  
在羣衆所共有的悲劇中，  
他的生命之舟要逆流而上？

# 秋情曲

陳客子

當年接受她沈默微笑的人，如今是去得更遠了，  
隆披尼湖畔的六月紅，又是一度  
萎謝，雁來紅開始變地掛垂暮時之哀雨結蕾了，  
甚麼時候再給我一個夏天，讓年  
青人的活力，重新培植起來呢！

「月到中秋分外明」，當明月的光輝，  
隨着時光的徙步而增輝，人間到處，  
乃彷彿陷入了無  
比的淒涼；但是時光老人，  
竟如斯，庸碌地在鐘聲的滴答聲中，  
安詳地踏着它無情的步履。

夜半，被一陣急劇的涼意攪擾醒來，  
我臥在艇上，看看手上的夜光錶，  
已經是子夜三句半  
鐘的時候了，天上沒有雲，  
可以看見數天前那月亮的舊身，  
如今却像是爲西風吹瘦，  
帶着一  
派愁眉的黃暈；那悲缺哀頹的清輝，  
輕輕地撒在飄盪的船舷上，  
越顯得夜深人靜，  
使我想起了幾  
天前的夜裏，  
月明如畫，  
海上燈船與星光交相輝映，  
笑語喧嘩，  
曾幾何時，  
真是勝遊如夢，  
如今  
景象何乃凄其欲絕，  
教我對人生聚散存廢的容易，  
聚以無限的感慨！

正在感嘆之間，  
看看西北角那一牙牙角角，  
更撩動我無限的心事，  
我想：把激憤的心緒，  
在  
淡淡的月照下鬆弛一下，  
也是好的。

如果月牙的角尖，  
能够牽撩人懷，  
在較爲鬆弛的心緒中，  
我所想念的，  
並不是可悲的往事，  
而是如水的舊夢了。

聽着醒來的寂寞的心而惆悵，  
我撫摸着少年創傷的那顆心呵！  
說來我那時還年青，  
不識世故，  
可是那時一對黑亮的眼睛，  
在一張白紙似的心幕上影上一幕  
深刻的畫景。

那時候我還是十五歲，  
正在長夏國慶裡的一家中學念書，  
那是一雨如秋的天後，  
我在學校  
經過了第三個中秋節，  
在中秋節的那夜，  
我爲月色所誘惑，  
和同房的一位W君，  
偷偷越過校舍的  
短牆，  
到隆披尼湖上去划船，  
浴月放歌；  
到了夜深，  
方纔罷遊歸來，  
明天，  
老師在黑板上用了一  
條「我過中秋夜」的作文題，  
叫我們寫，  
記得我就把那夜身臨其境的情緒，  
一一添錄紙上，  
而說  
是那夜學校沒有放假，  
我睡得很早，  
在秋月光輝下做了一個如此驚濤的美夢，  
殊不知這篇文章，  
却爲老師所賞識，  
在上國文堂的時候，  
把我誇獎了一番，  
說我勾描筆法逼真，  
把文章貼在課堂裏，  
要同學們去欣賞，  
當時我心極爲不安，  
午後放學，  
我獨自一個人坐在課堂裡慚愧，  
就在那天  
的一個下午，  
我和同級裡的一位莎諾小姐相認。

莎諾小姐走進課室裏笑着對我說：  
「O君：你的文章真是寫得不錯，我很羨慕。」  
我慚愧得說不出話來，  
低頭許久，  
拾望她一對眼睛，  
像一池止水的秋湖，  
在平靜的湖水下面



吧，儘管唱你的舊調吧！  
現在，你是這樣得意的唱，  
而且，唱得越响，越速，  
也就同樣的唱得越其完廠！

### 故鄉之夜

寧願做個長期的流浪者，  
原是在故鄉的土地上染上疾病，  
我也不會因此懷念故鄉，  
懷念故鄉之夜。

我不會為那已死的屍體，唱着  
招魂之哀歌

而我所唱的是  
抒情的詩歌，

我會做過故鄉的夢，  
現在，依然是在夢中……

灰黑做賊其難  
慢懶懶其來，

### 故鄉之夜

月兒隱匿了

廟屋遺棄了

人們在做着醜態

沒有機器的叫嚷

沒有婦人的嘆泣

沒有火吠

——

禁律一羣酒徒醉倒大醉，  
他們的臉頰要如茶油燈的火焰比一比誰是更  
赤。

，有一支令人喜悅的情曲。  
從此之後，我們見面，都遠遠地迴避，沒有說過半句話，除非那不可禁止的夢中，并非真實  
的暗對。

一直到我們畢業了，共同在禮堂裡唱過那一支畢業歌。後來我回到國內讀書，她到菲律賓去  
升學，音訊便從此隔絕了。

在不記年的若干日子後的熱國之鄉，又是一雨涼涼的深秋。

我在馬路土遇到她，大家都成熟長大了。

因為是老同學，大家便更親暱地握起手來，真是一乍見驚是夢，于悲各同年」約了。

以後，如是的數次相識，有一天，她招我到她家裏去。

除了鑒賞着她小樓上的陳設，許久許久都說不出話來。  
我想這是一種羞澀的心情裏住語言的吐露。

最後，還是她先對我說：

「C，我們如果回到洋行辦事，你想那是多麼快樂？」我靜靜聽着。

「你想那時我們生活多安適？而且：黃昏的時候，一同到江邊散步；我們可以分期付款，訂  
購一架小房車，如其步履感到疲乏，我們便可用汽車代步了。」思想落在窗外黃昏的夕陽裏徘徊  
，滿浴着金色絢爛的夢境，我仍然說不出心中所想說的話來，當燈光顯示夜色已經瀰漫，我靜默  
地離開了她。

天色已經灰暗了，看不清這位年青女主人的面貌，她用怎樣的面色，送我出了房外；回到自  
己的寓所，美麗的想念，已悄悄地在黃昏逝去的霞光中。

我不能不從一個少女的喜悅，在我的心上，有着一段空漠的苦感，而另一個較有熱力的希望  
，它忽然填滿了心頭的虛處，引我步入另外的一個境界。

那時正是滿漢權事變不久，我忙碌於海外救亡的工作，而且有一次爲了工作，我回到香江來。  
不忍以自己的所欲，而影响到涉請小姐；回到香港雖然只有三個月的時間，但是我却沒有向  
她辭行。

這是一種傷心，還是一種報復？我不懂。當我回到內地，我曉得從那時起，她打從我處身經  
過，從不抬頭看，而且有幾次在路上邂逅，我很高興的舉起右手來向她招呼，但是她也很冷靜  
的迴避了，使我感到有一種無可訴說的苦惱而咬着下唇。深沉的搜索着自己的過失，或者可說是  
一種懺悔。

許多日子過去，在有工作而忙碌的人們，並不感覺冗長。  
如是某地過個月後，秋風吹動白雲的口子，一天傍晚，無意中看見一對青年情侶的剪影，而  
且在我寓居的門前，反復幾次的散步。

而呀地呀地呀唱着：——

寒噤了寒噤

這是你好的玩意兒呢  
你一生會醉過多少次？

遠遠的數陣雄雞的啼唱，

雀鳥掠過空際，  
并發出尖銳的音響。

黑暗退縮了，  
光明之神脫去了大地的假面具

朝陽在紅色的被褥中張開  
惺惺的睡眼，

農人拖着老了的耕牛，荷着犁耙，  
走向田野

走向正待開墾的荒地，  
而，那些酒徒們「安息」了。

### 春天的夢

在這裡，永遠的

永遠的沒有春天，  
然而，我却在做着春天的夢。

我夢見我跑向幸福的原野，  
專制魔王作為我馴服的坐乘，

我沒有帶來人類的罪惡，憂鬱，哀傷，  
以及備善的同情，

而我背去的包袱  
是殘酷「饑饉」與「自由」。

在這裡，永遠的

永遠的沒有春天，  
然而我却在做着春天的夢。

快活而甜美的春天的夢呵！

我在不經意的驚愕中，覺得我的身影極其熟悉，走出門口，探首注望這對青年同伴，剛巧這女的有濃濃的轉過頭來對我流淚的笑了，隨後，又急急的轉轉頭去，我接受着她濕潤的微笑，心頭泛起一陣無可奈何的難堪，噴着黃昏的黑暗而沉重了。

薩德尼湖畔的六月紅又是一度燦爛的開花了，那年熱國的盛夏，正是我重新獲得更新的生命，由海外口頭宣佈活動，而歸國參加實際的戰地生活了。

我爲了莎露小姐，裏下毋變，而孤獨地走到一間小館子，拿出一杯酒來獨酌，我祝禱那個青年好好地陪她消遣理想中的青春，也祝福自己，好好地回到多難的祖國做一些更有意思的事業。

但是，面對着永久，她的微笑并不笑得最後，笑得最好，當那個年青的新侶離棄了她，她經不起情變的磨折，終手隨着薩德尼湖畔另一度開放的六月紅而萎謝了。

對于一個已經盡精竭力的靈魂，她再不能培植起我年青的熱力，我也不能空虛的施捨以眼淚或憤怒，因爲一個歇息了的靈魂，是沒有了再爲她可以悲哀的了，那悲哀的却是還是我，因爲事業未成，頭上的銀絲已漸入挺秀……。

### 顧影

長弓

「雪花落過了，春已到人間，然而你底身上却找不到一點兒的春訊。」在一個春光明媚的早晨，我無意地遇到了一位久別的朋友。當他發現我還是一套沾滿塵垢的破舊衣服的時候，他傷心地對我這樣說。

呵，離開了政治生涯，又是一個春天了。然而他來自快樂之鄉，還是滿臉春風；我却煞像深囚在地獄裏的，滿頭憔悴。我羞慚地說不出話來，默默的。

朋友，有誰了解我呢！我只怪我自己：一點兒沒有出息，「生命的死委棄在地面上，不生喬木，只生野草，這是我的罪過。」我想，恰是我的寫照吧。

我像一個爛牛，整日整夜在一個小天地裏蠕動；在一個不分晝夜，只有燈光，沒有太陽的辦公室裏度着歲月。對于過去的日子，我劃不出像油絲線般的痕跡，而對於未來的生命，也未敢寄與極多的憧憬，似乎一輩子不知道會經有活或是死亡。這樣沉寂的消滅，該是最不幸的吧！

我懷裏明前的影子，搖動而且空虛。沒有定形，也沒有心志，常在騁物中迷惘，常在魅魅間追逐。我怕「黑暗會吞併我」又怕「光明會消失我。」彷彿於明暗之間，該是最悲哀的吧！

「改行吧！多少人走了！平福」夢魔常常纏我。但我始終沒有勇氣。「改行」我先前曾領教過，致有今日的清談。而且良心安慰我：「受着一切的苦難，是爲了國家民族，孩子，你是光榮的！」

然而每每我外出趕不及家裏的粗飯菜羹的時候，每當內衣干破要自己縫補的時候，每當生病沒有錢請醫生的時候，我的淚又在心頭倒流了。夢尋痕，似有心聲：「少想着自己的痛苦。你底灰色的臉是大多數青年的臉啊！」

人兒麻木了，心兒還沒有死。偶而一陣春風把久靜的池心吹起了漣漪，我正不知道是喜還是愁，造物主，讓我的血管充滿着酒的熱。我的心不要停留在凝靜的冰凍吧！爲什麼一個內部的血還在奔流，而外面却是雕刻的石像呢！

# 改造性的懲罰

黃學勤

## 澳門生活的斷片之三

車一面在飛跑，阿拐一面揮手于他的飛機短衫褲頭，掏出些膠布和一盒兜兜藥膏，和一把日魚牌的小刀。他親手給混蛋敷藥，如同他，阿拐，在自己的靈魂的傷口敷上兜兜藥膏的一小片撕開來，叫阿姑搬住頭，輕輕一刀割斷他，又親手給混蛋封好傷口。

「你真好，阿拐。」混蛋感激着說。

「你叫我丟去火坑，入煉獄，我也去做，去賣力。」

「混蛋，什麼？真是混蛋！你去入地獄？這兒不是地獄嗎？真的，我正在補救一下我自己靈魂，和你的，我們一起上天堂去，好不好？哈哈，讓我來給你嘗味一下天堂味道好不好？」

阿拐收拾好小刀，膠布之後，就由左側褲袋，掏出火柴，和一包三砲台，她又攪攪分派，每人一支，守望狗也由車窗爬過來拿烟捲。

「因為我不吃烟，對於他們這偽天堂的組織，保持不干主義，守望狗一面把嘴裡咬住的烟捲湊近阿拐在捏着的，還是燃燒着的火柴，點火吃烟，一面說道：

「烟味不錯，阿拐，這是混蛋他的天堂的極其講究的引導。因為他的天堂是在中央酒店的頂樓的這友煉丹室裡頭擺檯，可是你不應該帶他，阿拐，上真正的天堂去，唉！他剛才向把守真正天堂的門口那個披上白頭巾的天姬叩關，因此他就吃了這苦果。」

「那麼，阿姑也來湊趣。」我以為這倒不打緊，向天姬叩關倒不打緊，他要是不能降仙女，要不調動天上仙人，他要不跟小童他的媽媽講，他怎麼會丟臉，怎麼惹起這樣的災禍。」

這又攪動小鬼們的嘲笑，伏在車篷上面的浪裡浪洋也在學鬼叫：「混蛋，你快謝謝阿姑，因為他帶錯了路，你才能夠享受這橙桃色的案，你才能夠跟天姬結了這份良緣……」

「唉，謝謝你，阿姑，」混蛋把燒了一小半的烟捲，對準那個飾着一條條的刀痕的，給搥扁的額頭，下死勁地一拋，阿姑却是一隻那樣的

狐狸，又眼利，又狡詐，他把飛射過來的烟捲輕輕地順手一撥，叫捲兒飛出了車廂的左側的一個破洞，並且窟中比目魚他的還沒有有抽出的眼瞼，這使他悽愴厲厲地喊救命，小鬼們却在嘻嘻哈哈，却在喝采助興。

比目魚剛巧有點感傷，傷感；他努力把指捺住鼻尖，在爽爽鼻孔；終於捺出一把鼻涕和着口涎；他悄悄溜過去，嘴裡嘆道：

「來，混蛋，真好蜜餞。」右手也往前一撒，就把口涎，鼻涕，撒滿了他的臉面。

跟着是那麽一個大觀，大騷亂，翻沸着，滾沸着一片的哈哈哈哈，混蛋呢？他在左邊，大號，大罵，攆着在跟比目魚角力，打架，打得車都左碰右歪，快要翻車；幸而顏色鬼還趕得及出來解圍；他宣佈車已到了石岐，阿拐也在努力維持秩序，一下子把混蛋制止，司機正在把車向長堤駛，但阿拐吩咐停車，他就就在車上召集會議，司機發表意見說道：

「我們首先沿着河邊走一週，五奶要趕找不到，再回車到市面巡視，搜查，好不好？」

混蛋洋洋主張：「看情形，我們同納粹一樣；我們需要閃擊；需要一個龍動隊到市面去，逐間旅社去搜查，遊弋。」

阿姑贊成別動隊，他願意參加，可是我們該用什麼名義去搜查？混蛋提供意見：我們可以說黎黎警官叫他們堵截逃妾，追回她偷去的寶石和金錢，阿拐笑道：

「這可使不得，他們要是拿不出警局的搜索證，人家只好喝喝喊喊。就是不搜索，而他們成班人門去查問，已够使人懷疑我們是差役，是光棍。我以為最細膩，最妥當，還是組織一個間諜網；我們最好擬議去活動，每個個撒謊去偵查，去遊弋；這樣的閃擊，可能得幾幾倍的功效。」

比目魚搶着說道：「那是再好沒有了；我擔任後發機去偵探，因為

我認識他的挑水夫老趙。

守望狗也精願獨自封比不族社去，因為他認識社主的三姨太土鏡魚。

他們終於決定派人擔任一團旅館，並且順便巡視一下各個桶狗，各開茶室，海張攤枱，和每箱戲院。車呢？如今車只載着我，司機和河姑。

和河姑，他駛向河邊去查新船隻，訪查五奶，他首先駛向天字碼頭去訪。

查江門渡，那時江門還沒有失陷，還是一塊乾淨土。他下報，他已駛到江門碼頭，對面的對面，司機留在車上看守，他們三個下車，一溜烟地往渡船去做生意，他們檢閱每間船艙，和廚房和

廚房，不見人影，別說五奶的踪影。阿拐問問賬房在不在的，他有七分鬼氣：「什麼時候開船，鄉里？」鄉里船剛開走了，阿拐頓足命苦，嘆氣。

我說：「這倒不打緊，她要偏艇走，阿拐。我相信。」他不扯謊，他是廣大。

他動滑滑河邊，土上下下，查問過好幾遍，末了，他們再一次查問到碼頭來，說老實話，那是離碼頭可有三四十碼的所在，他們正在跟一個六寸來長的駝背蛋家，諮詢，叨勞。霎時間，背後一個小孩，他還未滿十歲，應聲說道：

「啊，先生，他騎鴨在找什麼了？他似乎能够給你一些幫助，他剛剛在碼頭上頭看見一存摺：一個披上茶褐色呢呢的少女，和一個攪着銀紅白花閃光綵的蛋家，肩挨肩地給擠在人堆中，跟人流渾渾汨汨地朝江門渡溜。」

「哈哈哈哈哈！誰在笑？」

這的一家一個高高的，輕輕地嬌嬌的，可有十六七歲的蛋家妹在笑，她的腦袋掛着根辮子，纏得不很講究，你瞧，辮髮是那樣蓬鬆亂調。她的右手攪着頂著帽，她拿驕然把帽戴在她的高高的，正在突然的乳房上，好似纏還不夠高，又好似她還不自勝，竟跟拳帽纏抱。她同你對話，她的口腔是又濁又嘈，如同一個粗魯的男人在說話似的。她那付長方臉却是清秀，並且白晰。

「哈哈哈哈哈！鬼頭，你不曉得他在說什麼？口口？請信，先生，不錯，我也見過他，但他的裝束跟小孩所穿的並不是什麼其其其其其是擺着一套茶褐色的鴨鴨西裝。少奶呢？她是披上一件銀紅白花的閃綵

的旗袍。閃光上是的，閃得那麼明艷，秀嫩，那麼嬌柔紛披，這使我也想做她的才郎，而且他們並沒有想搭江門渡，他們偏艇走了，如今他們在快艇裡頭互相擁抱，左頭右蕩，不亦樂乎。還好，在快艇走了不遠，且不比我的艇這樣快，這樣骨子，爽快，舒服，好玩。你想不想去趕他，先生？你備我的艇，順着急流，保管不到半個鐘頭，你必趕及她，西裝友？」

「那裏，她們的蹄蹄水鴨，如今放在那兒？」阿姑少不免有點疑心，提出質問了。

「阿，艇仔妹已把水鴨連行李通通搬上快艇去啦。」蛋家妹給阿姑釋疑，「口口，這重那樣重，光是艇仔妹能够得動？」

「哇，你真是是一個蛋蛋上她們的快艇是一隻雙輪船，不僅是汽車一部，艇仔妹和她的男人和車夫兼把少奶的皮篋，篋頭，水菓兩籠一起托上船去，回船，還有，我忘記了一個馬桶。」

因為蛋家妹的話，驕地高興起來，驕地渾身輕鬆，他主張立刻動他口袋裡的雙毛銀，她也還贈給他，也向他擠眉弄眼。

「阿哈，小母豬，你春情發動。」

「誰又在嘆？誰又來一個新作風？在說話的是一個四十多歲的蛋家妹。她一睜眼，揉了一臉的白粉，這倒能够給她的子臉一映映，好似鳥蛋托月，又好似陽光曬進了一個暗室的，一個黑沉沉的格子。她那頭中間分開的，青波掩映的短髮，襯着白粉，真是綠葉成陰，真是曬在晴天下的，一個黑髮林，可是每根短髮的連往頭皮的部分都白了半寸，如同生怕精虫蟻，每個指頭都塗了白灰。」

「阿哈，小母豬，你春情發動，你應該到永樂去賣笑，找痞公，這兒是青天白日，不准你胡亂賣弄。先生，你別相信這花蝴蝶，她想兜生意，引男人，也就胡說八道，無所不為。少奶奶他倆一孖孖地時常到這兒閒遊，玩耍，每次駕臨，總是我掉她們遊河，消暇。因此我與她們是很熟習，親暱，友好，她倆在這兒一舉一動，我自然無不知道。剛才一孖孖駕着電船溜走了，有些人說他倆要到廣州，我卻曉得西裝友在護送少奶到江門去探望母親，她母女倆原是江門土人，口口？你看那是什麼，先生。」

蛋家妹眯着眼，驕地伸出右手指住下流的河面，我們掉轉頭去，也就瞥見成千累萬的人兒站在許多的小艇上頭，圍成一個大圈，在圈子的範圍內，如同青蛙戲水，許許多多的赤光光的蛋家，星星點點地浮在水











它的內在的原因了，所以，你的「以為」是倚賴性太強，「一定」也過於武斷了。尤其是說到負責任，這些小小的消息，在你楊光認爲重要，在雜誌本身以及整個社會上看來，這出版消息是非常渺小，難道每位編者，對這些小問題的新聞稿都要探詢清楚才敢發稿嗎？況且——褚鵬說這這裏不屑與曹的裏然停止了。

——況且，他是X×副刊編輯。轉轉轉過身來，補充證明的說了一句，他知道褚鵬心頭對楊光的責難已不高興，所以，瞪着眼睛對他道，你不能一口咬定不盡不實，同時以負責不負責亂責怪他人哪！

——就是做市開版的編輯，難道這點小責任，——便一個不會看報的人信以爲真，這點責任都不敢負？這真是笑話！

在起初，褚鵬給楊光不分皂白的指責，週身難過，及後把心頭的鬱火傾吐了一串以後，才覺得舒服得多。有了這個動機，他便聯想到：前時時，楊光寄給他一束稿子，褚鵬不代他刊載，以後楊光託他報社裏另一位同事催促他，一定要和他發表，否則則將原稿迅速退回。據褚鵬的同事轉告，楊光對褚鵬積壓他的稿子異常不滿意，彷彿是非登不可神氣十足的反感。是以褚鵬在這個時候便進一步的說謊了。

——比如吧，你送稿子到我那裏，你這種熱誠，我是極表謝意的，但是，這稿子不是適合本刊的要求，那就不能怪怨編者了。而且，一個副刊的編者，是一個報紙的副刊編者，不是幾位朋友或某某報社社長私人的編者，各方面的來稿都要採擇，不然，便會被作者目爲包攬，以後稿子不代，副刊永遠沒有編好的希望了。當然，凡是朋友的來稿不消說儘先採用，可不能够天天刊出，有時亦未必是篇篇可用。那有朋友可用的稿會不代爲刊的？——我從來交文章給人，也沒有命令編者一定刊登的……

——對！——個編者總希望能刊出好文章介紹給讀者。文章本身就是真理，朋友的感情好壞是另一回事，不論彼此間的情感多好，如果寫得文章不好，亦無法說它傑作，反過來說就是不稱職的作者，甚至文章，要是他寫的是上乘的作品，我們仍然說它是篇出色的文章。

——我沒有備你發稿呀！楊光很爲情地，噙噙着說。

——難道老曹會自道謊言，故意挑撥離間，這點我是不信！

褚鵬因爲不願意說出來的話，終於艱苦地說了出來，滿臉通紅，楊光則因爲前時時確是對老曹說了那些話，現在轉達給對方以後，今天出乎意料之外，再轉述出來，感到真分不好意思，臉上也泛紅泛白。

——轉轉轉到局面太過緊張，恐怕再談下去楊光會太難受。究竟褚鵬做副刊編輯不能使人滿意的地方也太多了，好些時候向朋友索稿，稿子寄去了以後，責任心異常淡薄，有時已不發表又不退回，寫信去詢問不消說是本意客套，就是面催他也只有推說我替你慢慢地找吧，結果，依然是沒有下文，所以許多朋友都不願替他寫稿地罵他：稿子進了他的編輯室，就像進了牢獄，很難望重生。

——他是很認真的。轉轉對着楊光指着褚鵬，就是他那兒的女助理編輯的稿子，他雖然是很愛她，可也沒有全數跟他發表呢！轉轉用這種硬裁的方法，希望把褚鵬的心情轉另一個方向。

——……你不能這樣說呀，我和他是同事，有什麼愛她愛她可說呢？果然褚鵬起來申辯了。不過，她的稿子，我的確是一視同仁的。

——聽說你有時替她寫過文章，那篇「生之湖」許多朋友都說是出自你的手筆，到底這點是不是真的？

——聽說呀，那篇文章是她以我的筆調寫的，當初我聽見以後也好幾次，因爲有好些句子的裝置和語彙，都是我喜愛常用用的。

——聽說，你現在也和一位女朋友寫文章了。楊光聽到這裏也揮囉說話了。

——這是誰說的呢！轉轉頗爲驚奇地問。我根本就沒有女朋友。

——沒有女朋友的！褚鵬咀嚼着轉轉的話，那篇用李珍的名字刊出的「迎春曲」，又是用女子約第一人稱寫的。前幾天好幾位朋友都說你替她的女朋友的呢！

「不是的，這是我的筆名，難道我不能用女子的筆名，不能用女子的第一人稱寫文章？爲了那篇作品把它當散文，是以改了筆名，如果長一點，把它當小說發表，那我可署我的真姓名了。」

韓聰原想爲他倆解圍，想不到自己反而給韓聰調笑圍進了核心。然而，他很泰然，因爲，他確實沒有這個居心，如果說是當年，韓聰則確是做過代捉筆刀的蠢事。

這樣，拉拉扯扯，無所不談，直談到深夜才散。

#### 第四章

這幾天，韓聰爲了兩層的事務，特別的忙碌，除了辦公的時間以外，一時跑到印刷所催促工人排版，一會又取閱一大堆稿子細心細意地的校對，一會又到書家的家裡請他設計封面，設計好了又送到國華店裏指點排字工人如何刻得傳神達意；一會又托負責藝術的同志寫藝術標題字；爲了增加收入又請求朋友爲這雜誌招登廣告，爲了時間遲延，自己也找一點關係親自出馬去招拿，一面又要和本市可靠且發行網廣泛的書店接洽總經售商訂辦法；同時又需要趕寫復刊詞；到了更深人靜的時候，韓聰爲了刊物的銷路，還不斷地和各地的朋友寫信，另一方面又要爲下期的稿紙，催促者們寫稿稿稿稿……上至主編，中至發行，徵稿，下至校對，雜役的工作，完全堆在他一個人身上，雖然名義上負責的人好多，排排起來一大串，可是，這是韓聰，盡義務而無酬報的工作，大家都不願意做。韓聰爲出版月刊雖是忙得不可開交，他心裏却是異常的高興和鼓舞。

因爲，他是熱愛精神上痛快生活的人，他是與庸人俗子無爭，與高尚神聖的事業却不甘放棄，輕步退却的。韓聰苦幹的文化戰士，以前，他做文化園地的主人——自食其力的園丁，及後因爲時局的急轉，物價的狂漲，漸次變爲僱農，和現有的文化地主，批過一些園地來耕種，再後連佃農的資格也給取消了，他是多麼痛苦於清閑而寧靜，得到了一位朋友信任的資助，使韓聰的心燃起奮快的火，冷冰的血液解凍，——恢復了園主人的地位。一個月來，瞧見許多大學教授，名作家嘔心血的作品，爲他的刊物而動員，集會，歸隊，組訓；許多印刷工人爲他而奔忙，旋轉；不久連書店裏的老板，店員爲它而擁擠，陳列，包裝，更有無數無數的讀者購買了他的刊物，互相傳閱，或細心研讀，更有許多同業引起了深切的注意，互相觀摩，批評……韓聰在忙碌之餘，想到了這裏是多麼的愉快呀，彷彿事業在他的心眼前展開了一幅輝煌的遠景。

等到兩眼昏迷，頭暈沉重，全身酸痛疲憊地應付的時候，許多生活上的瑣事：掃地，烹茶，洗內衣服，買香烟，打水洗澡，舖被掛帳，……非親自動手不可，是以韓聰心裏發出下一個直率的呼喊：我要體貼我英溫存，我要愛情，我要心靈的慰安……在這個時候，是以他自然的又想起韓聰來了。他想：韓聰是多麼可愛的、溫柔的女子，只消她的眼睛輕輕向我一看，我就會發出愉快的驚人的讚嘆呀！……可是，韓聰爲什麼不約早一點的時候，中五尺的時間在期待人的感覺，是和五年那麼長的喲！恐怕韓聰對我是沒有情誼的，不需要我的愛的吧。不然，一個多月不見了，爲什麼不提早一些日子呢！她忍心叫會晤的時候拋遠距離，相信她是會護心的距離拋遠的！

這是星期四的晚上，韓聰跑了半天回來，打算把復刊詞重抄一遍，明天早上送到印刷所去，那家印刷所的排字工人有幾個程度太差了，稍爲刪改和潦草的字體，便排錯了，每天復校的時候錯字滿欄的字句很多，怪花費時間的。

剛要磨墨，韓聰約就聽見房外有人叫他，他姓的配有一先生正稱呼的女人的嬌音，接着便有指頭輕輕拍門板的督督的音響，他穿好了西裝的一聲推開了房門。——呵，呵，原來是韓聰。

——是韓聰呵，是韓聰呵！他的心這樣歡狂的呼喊！

韓聰的心開始跳躍，他的語調開始和流利，他忽然熱烈地擁抱她，她想瘋狂地擁抱她，她想瘋狂地擁抱她，她吃立在房門外，態度是那麽支持與莊正，說「請坐」，她忽然站立在椅子前，手腕上架着銀灰色的外套，好像期待着韓聰替它找掛架的地方，同時眼睛向房子的四周觀察，好



的心回轉。她和大道的上打望，準備進發的時候，她卻站起來低垂着雙眸，一面走到掛衣板壁前說：

「我走了。隨即有心無意的望了手錶，現在差不多九點鐘了。」

韓聰隨即也站起來，步到媚媚的面前，意欲阻攔她，但是媚媚果為拐一個小灣已伸手向壁間去取外套，那時韓聰快生生地捉着媚媚的手，一句話也說不來，心裏焦急和難耐。

「你留我幹嗎呢？你不是向我求饒恕，我這樣的人有什麼值得你要饒恕的地方！況且，……媚媚的話驀然停止了，雙眼旁畫出了一個紅暈。

「請坐一坐吧，他順撫着她的背，海狗絨的油滑使韓聰得到了貼心的快感。」

「坐下了。天不都坐，坐得生怕生厭了。」

媚媚走到了窗下亭地立着，韓聰也陪立在旁，因為她行動時，他的手已脫離了媚媚的衣衫，現在再不敢繼續剛才的摸撫，只覺得媚媚身上發出來的暖氣流擊擊的與他的體溫相接觸，交流着。她聽到了壁上的天幕；星星和圓月，於是媚媚的話又來了。

「現在，你的精神生活很美妙了，美滿到使我常常羨慕。」

「是的，現在我的精神生活很美妙，美滿到沒有一點缺憾。」

「我明白，從你的房子裏的陳設及裝璜我都看得出来，說時把眼睛飛快地向壁上的剪貼的星月一瞥，隨即又移開，再投射窗外的夜空。」

「那些只是給我的感覺上一點子舒服和啓示，沒有溫暖，只是冷冰冰地。」

「我知道，韓聰先生的心！隨即轉了身移開了和他的貼近，微醺的走到茶几前。」

「你知道我的心。韓聰先生牛犢，善的是以為他自認識以來都偷偷去愛她，現在她真的曉得了；慌的是以為她對他也發生了什麼誤會。如是他再強調着他對她的愛意。你現在知道我的心裏比韓聰先生，李國強更愛你了？」

「這話說來好聽。我知道你的心裏另愛一個境界裏的東西；像我這樣的人，那裏敢希望這個，那裏敢分割你的真摯？」

「你聽，我的壁上，因為接到你的電話，我異常快活，又異常焦灼，我為了要表明我的心意，所以在那裏剪貼一幅象徵美滿的景象。」

「你真會說話。你愛剪貼圖景的，它才是你理想的天地，——或許就這這有人。」

外面走近了腳步，房門隨即擦擦一聲開了，韓聰和媚媚的眼睛都忙奔過去，彼此都覺得更遠一點。在媚媚的眼睛看來，那進來的是一個十七八

八歲的少年眉清目秀，文質彬彬，瞧見了房內有嬌美的女人在，態度馬上怯生生地轉過頭去，並隨即將韓聰託他領的稿費抓出來和私章放在桌上。

「等了差不多一個鐘頭，那稿費才回來。這月共計二千四百元。」

「好啦！韓聰聽到了這數目，不禁搖搖頭，想到每千字仍致五百元的報酬。」

那少年是韓聰的姪兒——韓流，說完以後，退下來坐在門房的靠背椅上，他愛看又不敢看的對媚媚瞧了一眼。隨即低下頭來，當媚媚向他打量的時候，媚媚猜不出他倆的關係，又不是朋友，又不像是工友，總之，關係的密切是可以看得出來的，她向韓聰望了一眼，祈望他能告訴她而

韓聰似乎了解她的意思，便說：「你猜我的姪兒的年紀多大？」

「這是你的姪兒？媚媚驚奇的問，隨即想到在新民酒店住的時候，韓聰先會對她說他已結了婚生了孩子的一段話。他叫甚麼名字？」

「我請她猜他的年紀，她却問他的名字，這是什麼意思？」

「你愛我猜他的年紀，和要我猜他的名字一樣難的，因為我是個愚笨的人，眼光很難從兩個人的臉孔上計算出年齡來的。」

他和媚媚以韓流為談話的資料，說得韓聰的姪兒更加難過，羞怯得坐不好，走不好，臉上紅熱慚怯。稍等他們把話題轉了方向時，就起身說要



回去，韓聰聽到要走，把稿費抽出兩張，塞到外面去買些燕窩補子。

聽到了買食物，媚媚也起身告辭，韓聰苦地挽留，結果像釘條件似的，要是不買什麼，她便可以多坐片刻。韓聰雖然說是買食物尋常事，不為應酬她而買，而媚媚始終不依，結果還是他向她的固執低頭，收回了剛才的吩咐和鈔票。

韓聰走後，韓聰便詢問媚媚的家世及最近的地址，可是媚媚說：這是說了一百多次以上的了。問得多了，又以韓聰先，學術強兩人會到她以前的住所那兒去查詢的事說出來，證明她已經搬了家，她弄責了他們並輕薄了他們以後，便提議要她先提出的問題他答覆後，她方肯明白告訴他。

他爲了他要明白媚媚的身世很切，這雖是怎樣近於情理，結果也無異議的答應了下來，等到韓聰一答應下來，媚媚反而天知地知要爭執的抗拒與掩飾的變態，沒有什麼話說納了，在韓聰看來，以爲她是藉詞推諉，一再催促他快說，快回。

——問？我相借問了，你也不會明白地告訴我。我知道男人的情對新交的女子之前傾假情意是最慷慨，對吐實話是最吝嗇的。

——我是最坦白的，在我許多朋友中，都說我近於魯莽的坦白，這是我承認，因爲有時我說話不夠藝術，使對方聽了又痛快又有點難堪。

——這是你對其他朋友是如此，對我你卻把我劃出在你許多朋友的圈子以外去的，韓聰把椅子移近了些去等候她冷然地說：你會把我當朋友？一個焦急地催促着快問，一個不信任地會說着話的不應問，韓聰愈焦燥，媚媚愈快意，愈快意愈不願問，愈不願問，韓聰愈迫緊地要問，迫到她非問不可，並表示無論問的不論什麼，他都願答覆她，而且所言是千真萬確的。

媚媚啓了幾次紅唇，像含羞草像含羞花，然後才半吞半吐地說：韓聰先生說的，韓聰挺留心的聽，媚媚說出口「韓先生」三個字是微弱得像蚊振翅，但在她聽來却比一串鞭炮還要強烈，她才滿臉期待的熱情，彷彿掉到冰窖裏，然而態度故持鎮定，從容不逼，仍請她要問的就問出來。

——這是有關係的，我們是朋友，就明白了你家中那有太太孩子，我們仍然還是朋友。就進一萬步說，我們將來有甚麼，——這是我的不自量的假設，我們是爲愛情而結合，不是爲條件而束縛在一起的。媚媚毫不在乎地整潔地說着。

韓聰起初本想否認，但是已聽到了韓聰先說的，同時內心知道韓聰對此事必然很認真，決沒有這樣偉大的愛情來愛他，可是他已說過了真實的傾吐，他自然不好意思再狡辯；再進一步來說，韓聰前此時因爲他太愛一個女大學生，以致欺騙了她，結果演成一幕悲劇，到現在想起來，鼻頭還一陣酸一陣辣的。因此，他毫不躊躇地笑吟吟地說：

——是的，你要知道的，韓先生如果沒有說明白，我都可以據實補充。

韓聰凡問必答，而且確是毫無假借，不過在答覆時，便插進了許多無可奈何的痛痛的申訴，他說命運已經放逐他到不幸的荒島，他唯有在那兒創造開闢他理想的天地，不需要人同情，不需要愛，他爲他嘆息。……這樣心靈創痛的呼號，把媚媚原來打算探知了以後決定不再前來的決意，又自動地刪改了。

我今天中午先來過，不過你還沒有回來。現在我告訴你我在一個月前已搬了家。說着從筆筒抽出一枝鉛筆寫着：

本市西關××路××新街××號之××樓。

媚媚遲緩地寫着這個地址，那字跡並不純熟，但是寫得對端正，韓聰看來，至多不過是受過中等教育，本來是輪到了韓聰發問了，然而韓聰已是失了信心的珍寶，心灰意懶地只這樣問。——這個地址你能够收到我的信嗎？

——是的，我會留給你一個地址，就是這個意思，不過你聽我的話，你千萬不要到那兒來找我！用鉛筆尖指着那字跡。我的確是狠封建的，記住！我相信你不會像韓李兩位那裏不尊重我的意見的。說完，再瞧手表，說再不能逗留了，因爲西關不比這兒，入夜不久便很冷靜。韓聰只以眸子對她談吐了一些心語的祈求，呆呆地立在那裏，心是敲舞着他，但是手是却不敢有甚麼動作。

……韓聰只以眸子對她談吐了一些心語的祈求，呆呆地立在那裏，心是敲舞着他，但是手是却不敢有甚麼動作。

……韓聰只以眸子對她談吐了一些心語的祈求，呆呆地立在那裏，心是敲舞着他，但是手是却不敢有甚麼動作。

……韓聰只以眸子對她談吐了一些心語的祈求，呆呆地立在那裏，心是敲舞着他，但是手是却不敢有甚麼動作。

（第幾章完全文待續）

公惠新陶芳大酒家

前園愛  
 中愛  
 新型佈置  
 現代設備  
 華麗廳堂  
 著名廚師  
 精美食品  
 大小筵席  
 豐儉咸宜  
 有：可容千百人的大禮堂  
 是：謙飲華筵的好地方

著名  
 陶芳  
 燭鹽  
 話電  
 五五六七

開羅  
 行貨百  
 線衫線襪  
 名廠香品  
 平過減價  
 歡迎參觀

長堤大馬路

利民大藥房

醫療器械 牙科材料  
 藥欄路一百四十二號  
 電話一七九二號

扶危  
 瀉痢丹  
 黃體超

時行疴症 一服即應  
 歐楊梅 為本廠常年  
 法律顧問  
 各埠藥房 均有代售

美國新式  
 電機特製  
 雪糕  
 朱古力  
 云釐拿  
 鮮椰子

詩輕  
 意妙  
 的音  
 的樂

桌冰  
 球室  
 西餐  
 貨百

經濟公司

沙面教睦路八號  
 電話一〇七六三

八規  
 行

太上皇  
 香規  
 天上天

廣州海珠南路  
 電話一六三七七

老牌  
 十靈丹

止痛退熱  
 安全快捷

靈芝

濟眾水

治霍亂  
 治嘔疴

天工名貴  
 環球名廠  
 球化百貨  
 粧用衫襪  
 禮用品

號五二六一一話電 路九下

# 廣東省銀行

◀本行辦理一切銀行業務▶

信用素孚

匯款最快

手續簡便

提存快捷

利息優厚

辦事處

河南洪德路

話：

500120

5008

長堤辦事處

西濠口

話：

1111

1111

東山辦事處

東山廟前街

話：

1111

1111

南關辦事處

漢民路

話：

1111

1111

西關辦事處

第十甫

話：

1111

1111

西華收支處

西華路

話：

1111

1111